

淵鑑類函

武功部三偏將

威名將 億學將

偏將一

原漢書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于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書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上曰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

增晉書何曾傳曰司馬懿將北伐遼東曾上疏魏明帝曰臣聞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噴缺不豫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令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偏將二

原佐中軍 助大將左傳晉師拔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無斧鉞 受節度後漢書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下謂任于秋詳偏將之別也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固奏彭車擅請誅之朝議皆然郭躬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榮輒即爲斧鉞帝乃從之晉書王肅伐吳受王渾節度濬乘勝順流遂不詣渾表肅達詔不受節度誣之有司遂按涪帝不許擊趙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傅眾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後漢書李彥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疎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相率遣使貢今獻悉封總諸校 武元帥 李衡公曰臣當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授之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關陣此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

增傳贊 移檄史記韓信張耳之法也

原一等也後周書賀拔岳事余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方侯醜奴僭稱大號榮將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龍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克定恐讒懸生焉請余朱氏人爲元帥岳顧貳之勝乃請於榮以天光爲雍州刺史岳爲衛將軍左都督

領南郡

令尋陽

留曹仁等守江陵城

喻親跨馬驥陣仁遂退

擢拜偏將

於赤壁操

軍

勝

於赤壁操

領南郡太守 又呂蒙擊曹仁退走遂據

權不已制

智以相資

唐書周方元帥魏元忠計敗不利勅委權
將韓恩敗律當誅王陵以恩忠偏裨授

南郡無定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智以相資

唐書周方元帥魏元忠計敗不利勅委權
將韓恩敗律當誅王陵以恩忠偏裨授

不已制且其人忠勇可憚不宜獨誅固爭得釋

賜劉彥佐詔曰

史記大將軍衛青
自古出師皆有副武略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見孔帖

自古出師皆有副武略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見孔帖

李廣不侯

史記大將軍衛青
凡七出擊匈奴其

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爲裨將者曰李廣獨不候

蜀志王平拜牙門將軍屬馬陵先鋒連規

謀譏不能用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持總張邵疑其伏兵不往偏也平徐徐收合諸營

而還進位討寇

號承義侯

後漢書李陵傳谷昌平人也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重之恂與況

將軍封亭侯

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惄爲偏將軍號承義侯

又吳漢素

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竊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

備志

始爲裨將未知名劉子羽獨奇之言於張良後漢復向公

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惄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後漢書李綱上疏有曰守備之宜當於淮之

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將諸將守郡加以精戰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蕭何之勢

成見武

後漢書李綱上疏有曰守備之宜當於淮之

積勞至節度

以功拜刺史

杜希全以裨將錄郭子儀戰功勞至朔方節度使

將曹彬爲牙將

史記項籍字羽楚懷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大將范增爲末

宋史曹彬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驍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

器也非常流也

王敵隱上將

陸遜代右督

事唐莊宗明宗

爲裨將以力戰有功

拜刺史

杜希全以裨將錄郭子儀戰功勞至朔方節度使

將張宗後拒部蘭

增應參星

晉書天文志參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

校尉等爲大將軍

將軍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將七將皆明大將軍故黃帝占參七

張宗後拒部蘭

見文學

原裨佐白

增重戎事肅王命

贊皇一品集李不克攻討副使制曰晉謀元

將軍當裨將軍

將軍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將軍

將軍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將軍

將軍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將軍

將軍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偏將三

史記樊噲等爲大將軍

見武備志

命將爲設參佐

劉敬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選俊將也爲之設介武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

出奇非皆關白夫大將以出令爲職不足以駕取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若提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致一觀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竝見登壇必究

威名將一

夏得臣 喜劇孟

左傳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

頗牧之名 飛羽之稱

敬頤李

志張飛雄壯威猛亞關羽魏之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羽萬人敵

所居國重 所向敵避

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所居國重

北史周蔡祐授

無敵齊人曰是鐵猛獸也皆避之

強秦不敢加兵

平東將軍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

鮮卑不敢近塞

史記樊噲曰強秦不敢加兵以吾兩

訓遷烏桓太守鮮卑不敢南近塞無反天子遣趙將軍

王敦不敢爲非

晉周訪有平河洛志善撫納士皆爲死王敦有不臣之

心終訪之世不敢爲非

趙充國擊羌羌人相謂曰次

年八九十善于用兵

匈奴射偶莫中

到都爲雁門守匈奴不近雁門爲偶人似都令騎射

魯以季友治亂

莫能中之見擇如此

國不以爲臣子玉將則晉文公劍帛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

長史

後漢書班超爲軍司馬使西域建初中拜

魯以季友治亂

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于

亡竝何武書忠臣社稷之衛云云

震百蠻 定西域

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

重城新郵支首報十年之通誅畫邊吏之宿恥震百蠻武暢西海

漢元以來征伐境外之將未嘗有也

將兵長史威震西域永元初乃以超爲

都護于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虓虎注云闢奮貌虓虎之自怒也

後漢書孫瓌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畧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一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盜所向唯靡

後魏李崇沉深有將職官分紀許褚從

魏主操討馬超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操素聞其勇冠從騎是乃問操曰

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褚諸矯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廢號曰廢虎

長史

後漢書公孫瓌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

見古事記雷震比怒草木知名

北史長孫晟爲秦州刺史軍行軍總管取旨王廣節度王引晟同飲有突厥達官來降

急感行域外遂與雷震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

改閩名正者所以襄也朕聞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歎不曉是卿復賜舊名

狂魄

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師邊上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

有元懼遂稱臣名山藏副將軍常春出戰每積石列櫓矢石交下諸將惶惶莫前范西賊聞之

陵羣其間敵人聞遇識莫犯

懼威自譯

後漢書公孫瓌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魏有重敵中賊拜城上

謂彥章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

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譯曰黃頭軍將渡海襲我矣相率掠黃頭軍式翌日盡捕斬之見孔祐

春各咸狂燒人聞

見孔祐謂曰謝彥章必在此其名重敵中如此賦將徐庭光守長春

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其名重敵中如此賦將徐庭光守長春

官城馬逢度長春不下乃挺身至城下見孔祐謂曰謝彥章必在此其名重敵中如此賦將徐庭光守長春

征其威有患者怖之多愈因瘡瘍焉

南史宋禮道濟遷南大將軍元嘉中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

石虎從

世說桓

征其威有患者怖之多愈因瘡瘍焉

南史宋禮道濟遷南大將軍元嘉中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

怖之斷瘞 圖以禳鬼

石虎從

與魏三十餘戰魏名大震

雄邊

威隣 唐書鳳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都此各以名號易上吐番嘗謂漢使

魏惲之圖以擇鬼

威隣

曰良輔爲龍州刺史畏惲如此田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閼下帝勞

曰良輔人樂潤之改四辟授御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見孔帖

農皆輶耕待命

曹議徙都避銳陰侯傳淮

振廣武下農夫莫不輶耕釋耒紓衣甘食傾耳以待命

蜀志

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威震華夏曹操謀徙許都

其競死酌

鄰國聞死賜赦

北史齊斛律光深爲部敵鬪奔周武闖死赦其竟內宋史岳飛

聞其死酒相賀

突厥下馬羅拜

唐書薛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拜瓜洲長史右領軍衛將軍

威金吾二衛大將軍爲右武

取溫邵以一函紙

唐書薛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拜瓜洲長史右領軍衛將軍

溫邵劉況俱謀反伏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備擊破之執劉況于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殺斬之諸將皆請乘

勝

唐書劉蕡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部懼而走追獲于始興

貞元中爲臨涇鎮將遷涇原行營節度使贊普常等

得郝玼賞等身金

晉書陶侃轉廣州刺史越中郎將先是廣

吐身歸金像令於國中曰得生此者以金財償之

橫矛拒後敵無敢近

唐書張巡至豫州子走使龍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雷陽之長阪先生聞操卒至豫州子走使龍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乘輿殿後魏不敢逼

蜀志張巡字翼德先中發會杜弘據臨賀與

噴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遂得免

乘輿殿後魏不敢逼

南史韋叡都督京軍進討合肥合淝平有詔

乘班師去魏師既近衢爲所躡收悉遣輶重居前身

與般後魏人服數威名不敢逼全軍而還

敦煌戍卒

驍將

唐書梁王張良定曰賀拔勝此間高敖曹比項籍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見萬花谷

北史史萬歲配敦煌爲戍卒資禁定擊突厥突厥遣一騎挑戰禁定遺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

來嚼鐵

唐書來瑱爲潁川太守賊來攻瑱射賊莫敢仰視唐書光弼治

北史史萬歲配敦煌爲戍卒資禁定擊突厥突厥遣一騎挑戰禁定遺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

王鐵鎗

五代史梁王彥章驍勇有力持鐵鎗騎而馳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令軍中曰必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

令生得者爲刺史

又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

爲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

契丹不敢南牧

宋史賀惟忠爲易州刺史威名震契丹不敢南牧

及西戎及宕下以及京師之人皆呼爲秋天使見萬花谷

敢言姓名者罪不赦

宋史劉鋗傳金主亮之南下也下令敢有言鋗姓名者罪不赦

者罪不赦被舉南歸諸將問其下執鷹當者皆隨名具答如響至斯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弟亞於兄

宋史吳璘弟也

明勇喜大節畧

苟細讀史晚大義

名亞於所

固守勿出戰金兵攻踰時乃小遣士出遇險毆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

河攀閣後勝敵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

儒學將一

夏人輒怖兒啼又劉錦高宗初爲謫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呼輒怖之曰劉錦襲來

金兵聞皆辟易又魏勝傳金兵過關勝

門張樂飲酒

鶴軍土令

公敦詩說禮 雅歌投壺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

武帝曰臣有左傳陪對

曰邵毅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敷詩書詩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微義利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其後會朝帝每獻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

手不釋卷 身不跨馬

吳志魯肅在軍陣手不釋卷

晉書杜預字元凱拜鎮南將軍督荆州諸軍事

左氏經傳集解嘗對

武帝曰臣有左傳陪對

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懶曰孤豈欲卿治經爲

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採筆斯須成詩

云去時兒女患歸來荔枝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帝覽之欣美不已朝賢驚嗟竟日

周文帝宴羣臣賦詩高琳詩米章云寄言廣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

妖氛帝悅之

賈復敦儒術

張邵愛儒士

臣據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列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張邵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萬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

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

周文帝賦詩云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勉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

刺史趙彥肅居軍中常儒服見孔帖

宋史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原悉通孝經 漢書儒林傳序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坐帷講論 後漢書張良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谷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

隱几讀書 孔融爲北海相袁譚之流矢雨集融體

乃潛誘烏桓陰與通 史記烏桓反叛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退

坐帷 張良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谷

講論 及朔方烏桓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退

凡諸書言莫自若 史記烏桓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退

被服必於儒者 南史韋叡雅有羸度之度所居必有曳杖將兵仁愛士卒以應之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

柳公綽爲荆州轉退之與書云獨闔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發濟讀書步獵經史無才筆策拜

下馬作露布 安遠將軍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

詩如上馬入陣隨 周羅喉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

制 武夫奪氣

夫當于壠上嘗墨作檄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發濟讀書步獵經史無才筆策拜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

隱几讀書 孔融爲北海相袁譚之流矢雨集融體

東坡詩注孫荀濟曰大丈 大丈謂陳司馬也

下馬作露布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發濟讀書步獵經史無才筆策拜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

詩如上馬入陣隨 周羅喉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

制 武夫奪氣

夫當于壠上嘗墨作檄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發濟讀書步獵經史無才筆策拜

制 武夫奪氣

邊事誠援質古今殊破羌狀甚悉 帝尤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頌牧近在吾禁署

中卿爲朕行乎誠甚 即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

知古今 宋史尹洙爲經畧官狄青以指使見朱

柳公綽爲荆州轉退之與書云獨闔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 魏書傅永字脩期有氣幹發濟讀書步獵經史無才筆策拜

頗牧在禁中 唐書畢諲河西宣宗嘗召訪

知古今 宋史尹洙爲經畧官狄青以指使見朱

延章縫論書史 名山藏吳良成江陰十年盡則披甲乘障夜則枕干營備暇

制 武夫奪氣

延章縫論書史 太祖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

乃出于儒者我輩愧死矣 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大功

制 武夫奪氣

曾西伯載與俱歸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鷹非虎非羣霸王

制 武夫奪氣

坐謀輜車中 又魏伐趙趙急

王欲將孫臏廣齋謝曰刑餘之人不可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謀大敗魏軍

制 武夫奪氣

有孔明猶魚有水 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時孫權捕軍在崇桑亮號權雖即

遣問喻等倚亮諸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於赤壁先主還 曹公達曹公素聞政名與諸將軍以亮爲軍師將軍

制 武夫奪氣

謀謨帷幄 魏志荀攸或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

收江南以亮爲軍師 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攸深密有智防

制 武夫奪氣

杖節立軍門 晉書魏朝以諸葛亮衡軍連出利在急

自從曹公征伐常謀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所言 戰雖不出因遺詒巾幅婦人之錦懿怒表請決戰不許乃遣衛尉率昆枝

制 武夫奪氣

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 懿立軍門乃止

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聲勢大震 諸將多恐議降奔基曰請賜臣劖先斬議降及奔

制 武夫奪氣

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聲勢大震 諸將多恐議降奔基曰請賜臣劖先斬議降及奔

制 武夫奪氣

增書徵征曰脩侯命掌六師 周禮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

軍旅一

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曰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費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比在軍爲伍在鄉五比爲閭閻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也在鄉四族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也在鄉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又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侈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邱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屯榮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二而後役之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甫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騎駛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師古曰傳著也言著籍給公家徭役也

原又刑法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注晉灼曰百官表中疊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馬端臨通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增唐書兵志曰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威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

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又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析關中爲十二道三年更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畊戰以車騎府統之經濟類編曰唐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亡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宋史兵志曰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番兵其法起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猶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續文獻通考曰明兵制洪武十三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不隸五府

軍旅二

原師貞

師成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皆傳師成以出

制命

死義

傳師在制命由已制也

修軍旅

眾以義死之而不可犯也

孝悌

飾怒

思險

禮記軍旅

聚擾

鼓鑿

擊鼓者先

王之所以飾怒也又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思度已之所能以度彼能否也

聚擾

軍旅懸壺以序聚擾注懸壺爲漏以次更序聚擾備守

法昏鼓

四通爲鼙

同邦國

周禮宗伯以軍旅同邦國

糾邦國

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又

二璋起

周禮牙璋中璋以起軍旅

牙之餘於瓊刑法志武帝內備七校不常置也

虎符

漢書對衛霍公軍事一不可誰能去兵詳論兵一五

匪遊匪紹

不土不分

詩常武召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匪遊

匪遊

匪紹徐方譯騷箋云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

匪紹

匪紹徐方譯騷箋云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

匪紹

匪紹徐方譯騷箋云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

其過越王勾踐遠矣漢書注此萬萬此其過越王勾踐遠矣漢書注

六師

七萃

康王之誥張皇六師

之士

注云萃聚也

以智力之士七等聚爲爪牙

未之學

以嚴終

易師出以律否臧

兵事以嚴終

兵事以嚴終

皆錯爲兵惟使老弱呻吟數年間有衆十萬又聽其驍健者萬人自節度謂之牙兵見經濟類編

衣

魯頌公徒三萬見齊朱媛張衡西京賦通卒清候武士雄怒提衣韁轄唯盱跋扈又

鞬騎見騎類奮擊

伏飛

二十萬着項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嘶卒十

萬此其過越王勾踐遠矣漢書注

死士

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

爪士

牙兵父子王

小雅折

應劭曰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伏飛有能以外叛內侮及殺帥自擅者自廢以來名暴長征健兒而碌山得以爲亂至今不定復之爲便

健兒

尉繚子曰十一曰死士謂衆

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

尉繚家傳曰自置府兵未

勇敢

漢書李陵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殺射

仇健

漢書張良以善冠

漢昭帝紀本始二年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十之七爲義議者論義勇
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賈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還農涑水紀聞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為民

上疏曰兵害冗食而無捕空名而鮮實勢請戰王恕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廣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兩注云二廣君之親兵司馬法十五乘爲一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

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赤章大三分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黃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大二行

次三五行置章於腹大五五行置章於腰如其史吏無非其卒見非而莫詰見亂而不禁其罪亦如之下見戍卒類無非

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威師伐吳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楚子重伐吳使郢廖帥甲三百被練三千注云組甲漆甲成文被練謂被練袍者南史王元謨傳沈括云佛狸控弦百萬豈所當

召天下兵應効曰以雞毛系檄後漢書袁紹傳被以虎文授以

師往緝漢志曰虎貢將冠鷩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還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河東河西是也

又高帝紀張良曰韓信下擊楚軍曰河南浮江漢以下擊楚軍曰南浮江漢內是也

少年通典漢軍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或因事立禦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勤高熲重身奉朝請皆擬歸斯得其宜也

五年二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軍又漢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向進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胄相無

上將軍以願始置西圍八校尉以小黃門驥及袁紹鮑鴻曹操等爲之凡八人謂之西圍軍皆統於頓

内外相維南北相制性理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蓬都節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制以相察向令用羽林代金吾警怒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

以漢史考之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侯國之兵既屬之下見軍旅四

防微杜漸居重取輕材官於郡閭易氏曰

少康一旅若教六卒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又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入居於申曰無從晉師子玉使陪上詳軍旅之左傳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之成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斥虛名數冗食七百人續通考弘治十八年主事李夢陽

謂以經令

罷還農免爲民萬花谷唐故時選銀兵羸六十萬

張說以時平所事請罷二十萬

為民萬花谷唐故時選銀兵羸六十萬

一注詳

所在人自爲

上下

相維

范祖禹言於

哲宗

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

戰敵深畏之

重京師之兵總

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所以無兵

變也見登

鐵浮圖

宋史劉鈞傳尤札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

鐵浮圖

爲鈞軍所敗

屬橐鞬

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

壇必究

考明邊兵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

本兵客兵

續通考他鎭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勾補

丘文莊曰我國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

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憤失於

其名無益于事見登壇必究於

本兵客兵

續通考

明邊兵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

本兵客兵

他鎭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勾補

丘文莊曰我國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

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憤失於

其名無益于事見登壇必究於

軍旅四

增序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必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尸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增論唐杜牧傳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畊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廳暴交掉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至於開元末愚懦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彝於是府兵內劇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燭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增策宋蘇軾練軍實策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

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今天下募兵至多然皆老弱不敷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凡民之爲兵者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十年而代豈舉軍而竝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櫟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增疏明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天下承平兵務漸弛于謙乃於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謂團營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選擇成化三年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嗣後士卒之殷實者其名徒存貧難者其形徒在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正德年間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邊軍征之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剥削之害嚴役占之條所以壯國家元氣者庶其在此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武功部四
武文武相須

武一

增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爲武詳論 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原**又曰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鄭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司馬法曰在軍廣以武

武二

原止戈

奮鐵

上詳武一
舊黃鐵之盛

常武

善經

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過亂

威夷

以渴亂畧以威

聖武

神武

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

下詳武一

可畏

桓桓

敵

聖武

神武

昭聖武

下詳武一

威不競

昭文德

立武經

左傳威不競

桓桓

赳赳

桓桓武切

赳赳武夫

車不式

敵

不違

武車不式

武車不式

威不競

昭文德

立武經

昭文德

兼弱攻昧

玆詳武一

弧矢宣威

干戈戢

難黃帝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

子曰武盡

羨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美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難武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

子曰武盡

羨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難王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

子曰武盡

羨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難雷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

子曰武盡

羨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善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盡

武三

奮鐵

上詳武一
舊黃鐵之盛

常武

善經

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過亂

威夷

以渴亂畧以威

聖武

神武

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

下詳武一

可畏

桓桓

增利武人之貞

易巽進退利
武人之貞

如震如怒

詩王舊服武

師武臣力

左傳彘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星占天鐵

晉書天文志天
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

武舉起於武后之時

唐選

立武學

宋史兵志神宗留心武

備命立武學校七書以

文武相須一

晉史記孔子世家曰齊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以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漢書刑法志曰漢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擎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李絳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唐書儒學傳序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略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堯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苟專以能戰鬪曉方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卷之三

原文德 武功 立武 偕文 時惟理亂
三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謂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弛文武之道以弓輪也

文奮武

禹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奇武衛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

令文齊武 內

修外治

孫子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明主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大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遠之也對曰學之尋孫曰師

武孔
趙子
用惡

子學再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
諸聞其職授諸末之群也下詳文武該

一文

剛柔兼裕 仁智並施 吳子夫總文武者軍之幹葉兩柔
諸兵之師 家史西漢而下皆能

古文真賞

施如宋岳麓者一代遺多現全器

萬
物

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入萬里兵不血刃而拔冀據刺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原弘其用乃殊致臻其極則同歸救贊宜去煩文慮

威豈在耀武原伯廢學而見非向成弭兵而致謂威加海內武足威也化成天下文在茲乎奉天威以伐叛爰舉干戈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天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海內未戢宜崇七德之功白社帖

文武相須三

長久之術

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適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

隨陸無武

蜂灌無文

皆書載記劉洞嘗謂同門二生朱遇高望而吾每觀書傳常鄙薄陸無武蜂灌無文道由人私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

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

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屬謀事妙絕於衆

事

唐書魏元忠

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措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顧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窮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每失職

天下之柄有二

公卿即爲將帥

舊有義社以備寇盜從衆請以九縣主之門人多不悅九縣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駐此則豪傑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

勿令偏有所重對言今世胄之彦場屋之士田里之

豪一或即戎即指爲蟲人斥爲會伍頹陛下視文武

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敵文武文義非國之福

講武一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皆辨鼓鐸鐃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貢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

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

注芟蕘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撰讀曰集事不可空設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執太常諸侯載旂軍吏

之用帥以門名縣帥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蒐田

注芟蕘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撰讀曰集事不可空設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執太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都載旂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旂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注凡旗鼓有軍

之用帥以門名縣帥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摺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

注大閱備軍禮而旌旗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薦所田之野爲表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摺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

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鍔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鍔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閼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

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彙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辟冀州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嘗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會五營士爲八陣追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萬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輶膳當新始殺食曰飪膳樂志曰中冬講武於都外前期兵部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立五表又別壇地於北廂南向尚舍奉御設次於壇建旗爲和門如方色大將被甲乘馬敎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輶至壇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行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仗外四周中軍將各以鞬令鼓三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聽大將旣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次西軍鼓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陳東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陳以應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既已兩軍俱爲直陳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待中表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 宋實錄曰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先是詔有司擇地於東武村爲廣場憑高築臺臺上設幄建行宮於西北隅是日殿前司侍衛司馬步諸軍自夜三鼓分出諸門詰正上按轡頓於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綿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

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幄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之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原教振旅 教爰舍 教治兵 教大閱 摆車徒

司馬振鐸 羣吏作旗

以 上 謂

起事動

衆脩教明諭

爾惟起大事勸大眾必先有事乎社

公羊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惟出爲治兵

相應也

振旅反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銜拔也

銜枚而進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銜拔而進

鳴鑕且却

有鑕結於項

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

三年治兵

一

時講武

上詳講武一月壬午大閱

三時務

一時冬也

北面指

南郊戲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注材官騎士督船邊郡將萬騎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

獵

下詳講武一月

增都試

時肄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注材官騎士督船邊郡將萬騎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

獵

今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又刑法志

西郊

漢書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

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

三年三月三日華林圍馬射賦雖行

林陳蕃傳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圃上疏諫曰人君

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役禽助祭以厚教敬

華林

驪山

庚信三月三日華林圍馬射賦雖行

校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惟宮宿設

近郊宋史兵志康定元年帝

便殿

懷殿開建鶴列陣麾魚牋於

唐會唐會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

便殿

宋史兵志康定元年帝

坐者謂諸軍止就坐作進退雖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體

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

石至八斗等自二石八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

玉海建隆三年十一月講

近郊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二月帝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

武於

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

作六師

齊永六年九月於

便殿

宋史兵志康定元年帝

近郊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二月大閱八軍法八月大閱八軍法

大閱諸軍陣法議

軍陣於城南荆家陂

昆明池

琅琊城上詳水戰

齊永六年九月於

平樂觀

玉津園後漢書何進

玉津園

傳靈帝中平

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

講武於平樂觀下建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

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

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單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

宋建隆四年

平樂觀

宋史兵志熙寧六年帝初置之

四年辛玉津圍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下詳都試主

平樂觀

設帷宮

林生詳華林圍馬射賦序選朱汗之馬

下見梁獻

大閱賦

大閱賦

梁書何進

大閱賦

梁書何進

宗紹履之初一意戎事恐有邊警備振天威每朝罷即子便殿或在後苑

親聞禁卒取其仇健者錄親軍

明王家屏大閱詩神武遠播寰宇

四月辛玉津圍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下詳吳宮數美人文戰詩

斬牲狗陳

訓民禦暴上詳講武一通

振天威

播神武錄宋實錄

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五湖

千餘擊金而退之賞罰充實也

下詳吳宮數美人文戰詩

設帷宮

詳華林圍馬射賦序選朱汗之馬

試寢宮

呂氏春秋聞間

教美人

試其民于五湖

前編周桓王十通

有五年秋八月魯大閱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 車驟徒趨 步退騎進上詳講武一月講武并州城北一鼓而擇架再鼓唐會要慶慶二年三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樂暴其憲豫也 國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鏡之陳右爲方鏡直圍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

隆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騎兵爲驍雄步軍爲雄武司隸侍衛司 盤馬擬擊 裹鏃相射上詳講武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觀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裏以環屬命者兩兩相射取其不避者射鵠截柳 賞春罰秋通考宋太宗源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用此如城打柳開闢之樞落鵠穿楊之技影

彌遠如城打柳開闢之樞落鵠穿楊之技影響鳴劍之觀竝幼其能賞春罰秋風動營壘

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坡上林之騎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東步原教進退疾徐之節 講攻戰進取之方上詳講武一月講武于宣武場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攻

進韓彭之旗鼓將帥嚴部伍頗致授之以方略將帥嚴部伍頗致授之以方略

公卿相儀晉禮志魏延康元年立秋閱兵東都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安人公卿相儀

順天時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順天時

重飾鷹兵威項加練習今農牧已下重飾鷹兵威

舉教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殿前教射唐太宗即位引諸衛裝兵競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舉教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殿前教射

曰無賊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演戰鬪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懼

見蘇軾發戰守策

講武三

角抵相夸漢書刑法志戰固捐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競之

藩使咸在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滿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思患預防堵文獻通考夏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

人于殿前教射于殿前教射百人于殿前教射

朱光浮楚練虹壑寫飛文燭阿藻餘絢發震岳靈從揚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返春鳳蓋捲洪河珠旗

始有二也

講武四

原詩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闕場置陳橫雲起開營雁翼張落星奔驥騁浮雲上驕驕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裳駿猿時落木驚鴻已斷行

齊王融從武帝鄉鄰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

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頽霞文翠旆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旛摧慍清管

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埽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桃壇七德陳武縣展事昌

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閱典出車追辰選飾徒映寒隄翻綏臨廣甸颯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

朱光浮楚練虹壑寫飛文燭阿藻餘絢發震岳靈從揚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返春鳳蓋捲洪河珠旗

埽拂

一作

長河方待翠華舉遠邇瑤池宴 唐李橋和杜貞外扈從教閱詩曰杪冬嚴殺氣窮紀迷頽光薄狩三

農隙大閱五戎場菜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轉分明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劍動秋霜原啟前禽路
山繁後騎行雲區墜日羽星苑斃天狼禮振軍容肅威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顏祭吳官教
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顏承將略金鉗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鼙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
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靜邊隅 又葉李長詩曰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
嬌娥伎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擇甲汙妝紅鼓停行未正刑舉令纏崇自可威鄰國何勞逞戰功 宋韓維
講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漾豁厚地六合昔未一敍戰出精銳至尊降黃屋慘淡乘金氣凌波飛百
艘激烈若鶻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其止甚陰閒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
閱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轂門開複道帳殿
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髯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劒星文動彯弓月影披連管分雁翼布陳合魚
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賈勇盡如熊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增賦唐李魏孫武試教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
利德之並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武雖邦國之無
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轡外多勍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間女子之難
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召內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已申肅肅兮其氣益
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
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
主角以持兵金以飾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貔如虎可以服楚越
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觀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增論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惑焉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
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斬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

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增策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感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兩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增爾雅曰春獵爲蒐搜索取之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順殺冬獵爲狩得獸取之無所擇之宵田爲獫管子曰獫獵畢弋令江東亦呼夜獫獫爲獫或曰即放火燒草獮照也火田爲狩獮亦爲狩

原初學記曰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康成詩箋言田獵博獸也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歲則已堵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若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况謂是其義也天子之政開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又曰以向背而言去者爲逆來者爲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本

三品一爲乾豆
爲賓客一以克庖

也

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策除草萊也弊田者止也植猶樹

校其耳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禽而珥焉

大田之禮以簡策也因田習兵間

禽其車徒之數

又

師

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

禽也以所

獲獸領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廟

禽謂取三十人賄人焉

又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

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月令曰孟夏驅獸母害五

穀母大田獵農乃登麥

原

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驅咸駕旌旄授車以

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朴

即夏楚二物北面搢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王制曰天子

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

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曰不以

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擯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

增晉書天文志曰畢八

星主邊兵主弋獵

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中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

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關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體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體達於右體爲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大者供賓客下者克庖廚乃命有司斂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爲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寢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殖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之苦於秋

冬無事則畋獵閱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

田獵二

原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挾其僕以徇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義也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魏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雖者取火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史記平準書曰元鼎中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軍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北史曰賀若弼平陳後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臘帝曰臘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巡狩於鳴犢泉之野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曆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兔鳬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還次近郊免所過

民田租稅一年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獵于忽刺溫渾山時右諫議大夫程宋上疏曰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秋木叢鬱易以迷失楚田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柰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樂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牙爪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閲林叢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帝嘉納之又曰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領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者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

皆入吾網

湯聞曰

嗚畫之矣

非禁其駛能爲

乃令解其三面

留其一面

自視何也

羅者曰

從天下

者方祝湯問曰爾

之視何也

其一

以四時

獲三品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

田前期簡其鼓鐸

下詳田獵一

田溥陽

獵漆澤

竝詳田獵二

發小犯

殪大兕

詩吉日發彼

小犯

殪此大兕

詩吉日發彼

小犯

攻猛獸

奉辰牡

周禮是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爲媒而擣

下詳田獵一

田溥陽

屬黃涔

倚紫陌

應場校獵賦乃周巡士

王祭獵賦濟源浦而橫陣倚紫陌而西陟列駿手東峒

山虞

澤虞

事詳田獵之

獸人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注罟網也以網搏

二虞

四校

上詳羅黃涔注

下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九井

上見魏文帝校獵賦

何法威晉中興書桓石秀齡第二子也桓沖

下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田溥陽

竝詳田獵一

私獵

獻獵

獻獵所公

詩不特不獵胡寧爾庭有縣貆兮

周禮有司表貉注云立表而貉祭

射麋

七雁

左傳射麇龍趨

詩七鳧與雉

給鮮

計鮮

虞人數獸之賦

林衡計鮮倫最考功

管如捕鹿皆人角之諸戎拘之與晉始之

漢高曰追殺獸者徇也指示殺者人也

張羅

施弋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射未祭獸置網不通于野鷹隼

春畋

夜獵

以畋以漁

不狩不獵

上詳田獵一

下詳縣貆一

壹發五犯

竝驅兩牡

近御慣則獲

射中

則得傳士衆習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貴仁義而戰勇力也

宗祧之事

祭祀之禮

傳田獵爲宗廟之祭得禽獻以供祭祀

設重帝

建大麾

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注重帝謂兩重之席

會東都

集南圃

車攻詩注宣王

馳千騎

上詳田獵二

設重帝

建大麾

又中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輶以革漆之而已

會東都

漢揚雄長楊賦

射熊館

鳴犧泉

長楊賦序

設重帝

建大麾

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注重帝謂兩重之席

會東都

漢揚雄長楊賦

射熊館

鳴犧泉

長楊賦序

設重帝

建大麾

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注重帝謂兩重之席

會東都

漢揚雄長楊賦

射熊館

鳴犧泉

設重帝

建大麾

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注重帝謂兩重之席

會東都

漢揚雄長楊賦

射熊館

增盤於遊田

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道供待之故

聽師田以簡稽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云簡閭也

精計也計其士卒伍

兵器爲之要簿也

今

苑

其兵器爲之要簿也

閭其地若

相如舞兩

也

原

大獸公之羈一

見田

唐如舞兩

也

原

安野晏子白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

賜祭名驅虎屬常以立秋祭

腰音劉殺也蘇林曰賜祭名驅虎屬常以立秋祭

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腰之祭

增

驅腰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曉五日祠門戶比臘伏嚴

曰

十百騎

長洲苑吳地記長洲在姑蘇南太

馳視獸湖北岸闊間所遊獵處也

八音魏志文帝將出獵鮑毓上疏諫

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劉華蓋於原野傷生之至性樹風沐雨而不以時隙因奏鼙不患

公記室參軍從獵持其二兒俱行庚公不知忽于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廢謂曰君兒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子遵

著若任之羣下車政長轍袒湯搏任之羣息獵

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獵未訖劉仁軌

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右校擊鈸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鈸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校進逐至左校所右校復擊鈸隊還左校復獲戰皆擊鈸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廷一旬使喝圖畢陛下六飛徐驥公私文泰墨書褒納少

調已有所好又供獵事結捨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

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

所習也帝悅甚既罷乃喜天下事遂涼不倦

興俱駛逐緩急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喜天下事遂涼不倦

任之羣下車政長轍袒湯搏任之羣息獵

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獵未訖劉仁軌

謂曰今茲澍澤當百穀熾茂拔罐二十常日賢

校進逐至左校所右校復擊鈸隊還左校復獲戰皆擊鈸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施斷豕頭顙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

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

人業射獵又呂元膺傳鄧懿川谷深

謂論學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郊詩行次近甸命近臣飲

辰從獵玉海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郊詩行次近甸命近臣飲

夏不得縱火于郊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

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謂論學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郊詩行次近甸命近臣飲

萬有一危之途

見司馬相如陳獵書自永樂以來

甚多海戶千餘守視此亦所以訓武也

歲時蒐獵於此亦

所

以訓武也

原大獸作

餘爲羨惟田與追胥場作一人其

原竭作

又小司徒役無過家其

原虞道之者月令仲冬山林蔽澤有能取虞食田獵禽獸

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腰音劉殺也蘇林曰賜祭名驅虎屬常以立秋祭

魯相暴坐苑外史記田叔爲魯相好獵相就館舍

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腰之祭

增驅腰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曉五日祠門戶比臘伏嚴

曰

增驅腰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曉五日祠門戶比臘伏嚴

增詩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汎幽泉元雲晦覩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鶩虞人獻時鮮嚴駕鳴
儔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衣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備旃倏忽似回巖絡繹若浮煙鼓噪山淵動
衝塵雲霧連輕縕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
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勦曜靈俄移晷結罝彌澤羣聲振四
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如黃批狡兔青骫攝飛雉鵠鷺不盡收鳬鷺安足視日
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旨珍羞陞歸雲纖肴出源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遂能幾繁辱渾
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爲我誠檢跡投清軌

原

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

作

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共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獮盧隨免起高鷹接雉按翟飛獨嗟

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增

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騎楚客名狩誇胡王早

作

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仗飛具增繳材官命蹕張高置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聽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勾

原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

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騰麌斃馬足飢鳥落箭鋒雲根飛燒火鳥道絕禽蹕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一作

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輶萬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

氣白平原燒火紅凋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謂除民瘼

非是悅林叢

增

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烏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

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聲出連山縞鹿見月兔落高矰

星狼下急箭旣欣盈尺兆復憶磻谿便歲豐將遇賢俱荷天眷

作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威夜震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絃筋骨勁帝射

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祀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鈞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

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乘闊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

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鵠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
中臂挂捎荆免腰懸落箭鵠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晚出郡城東分圃淺草中
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徭獵
西山詩曰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罿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旋犬上
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跕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消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燕
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邵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
笳隨曉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鵠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奇功 杜牧贈獵騎詩曰已落雙鷹血尚
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阜旗黃
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騎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巒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
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紫貽易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曰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
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
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捲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
楓颯從矛又成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過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
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置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樓鶴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
雉兔肩分麌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咲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
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
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園詩曰日邊雲氣五色文虬駢
天子真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清路塵太平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括后佐興王不數
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蹕回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驥大業錦繡
五家爭蹀躞可憐風雪驪山宮正與真妃同射獵

原賦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轉鹿射麋脚鱗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里楚王乃駕馴駟之駒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櫳旃曳明月之珠旛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參乘蠻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撻蛩蛩轔距虛軼野馬驅駘乘遺風射遊騎倏伸情利雷動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胷連捷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鄭女曼姬蜚穢垂髻扶輿倚靡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駕駢乃相與游於蕙圃掩翡翠射鳩鶡微增出纖繳施雙鶴下元鶴加急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旌拽張翠帷建羽蓋網玳瑁鉤紫貝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流聲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猝自以爲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且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陽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蒂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何爲無以應哉又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峻嶽薛南山峨峨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鏞象六玉虬拖霓旌靡雲旛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奮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瑩羊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砥徑峻赴險越壑屬水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倏復遠去流離輕禽翫屨狡獸追怪物出宇宙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氛乘虛無與神俱曠元鶴亂昆鶽道孔鸞促鶴鶠拂翳鳥捎鳳凰捷鶻掩焦明道盡塗殫回車而還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

車之所躡轡步騎之所蹠踏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飢驚憚警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歷吉日以齊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囿馳驅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鶴首兼騎虞弋元鶴舞干戚修容乎禮園翫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大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揚雄羽獵賦

史臣序之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

范圍林麓載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克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賄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林等所營尚泰奢謐詩謂

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翦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之

曰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乃詔虞人典澤東

延昆隣西馳閭闈儲積共備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鄧鎬爾乃虎落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營合圓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貢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鎧錚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施鞭蹠蕙圃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橫轡森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聘耆奔欲施蒼豨跋屨蹶浮麋斷巨挺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羨藜獵蒙籠轄輕飛車騎雲會升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綬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弦皇車幽輶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圓徒陣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羆鳴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沉沉溶溶遙蹤乎絃中三軍茫然窮穴闕與賣觀乎熊羆之罕禪中袁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渠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探

囂排磈礧索蛟螭踏獵據龍鼈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日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喟然竝稱曰崇哉乎德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觀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渝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官而輶觀遊創道

德之園弘仁惠之處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增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

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錫戎獲胡搥熊

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棟巖壁而爲弋紓南山以爲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陽帥軍跨陸錫戎獲胡搥熊羆拏豪豬木擁槍彞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歷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今朝廷純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淳洋溢八區意者以爲事閭隆而不殺物廢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祚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滔荒畋獵陵夷而不憚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靡旗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躪芻蕘誇詛衆庶盛狄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後漢班固西都賦曰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闢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罿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殲震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抑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鐵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持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颶颶紛紛增繳相連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狄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赴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師巧秦成力折掎僕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博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犀犧頤象儼趙洞壑越峻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驕虞覽駒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山靈設野屬御方神兩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動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吐焰生風飲野歟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圓陳師按屯騎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畏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寶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蹠餘足士怒未涼先舉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禦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闊戈矛若林牙旗纘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數鶴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興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畧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符于教旣噴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又西京賦曰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築林薄鳥畢駁獸咸作草伏木栖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菜平場櫟木剪棘結置百里述杜蹊塞麌鹿麋廄駢田偏仄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駿弧旌枉矢虹旂霓旌華蓋承辰天畢前驅上蘭燎京薪駁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綰衣紺韁睢盱跋扈光焰燭天庭鼙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百禽惶遽駿躍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闢輻不邀自遇飛罕擣箭流鏑掩操矢不虛捨鉞不苟躍當足見蹕值輪被轡僵禽斃獸爛若磧礫若夫遊鶴高翬絕阨踰斤鷹免聯猿陵巒超絳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遐舉獸不得發青骭擊於韁下韓盧噬於縛未及其猛毅

髮鬚隅目高睠威懾兕虎莫之敢仇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儕朱鬢鬚髮如竿袒裼戟手踰蹠盤桓臭赤象圈巨挺據彌猾批獮狹指枳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收禽舉箭數課衆寡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攘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釣飭鯉繩鯉鮦水豹馬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逞欲畋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羣動咸遂猶且備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策田立表斬牲徇陣騎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錫鏡之數物有攸施坐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芳野而作鎮戎士趨夫呈才逞武將櫻殷以雄入顧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豐禁邁三驅而誇調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囂聒騰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又胡璽賦曰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冠而上下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顙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翼翼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彌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長楊草落鄴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遙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鋏糲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

相連峙如蘿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澗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颺屬雷響震天地謬聲蕩山岳遂曠封豨藉塵鹿捎飛鳶接鷺鷺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分授甘魚采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梁又王祭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駕拊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震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膺

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韁第牒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砥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增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

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竝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駒繢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
嘶塵帶文蛇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崕嶧躋五嶺之塞
啖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軀岷於蔓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殺翮翮厥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
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鳩江斐與神遊翫翡翠釣鱸鮋下高鵠出潛虬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
星而光耀洪流將變獠者張布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駿轟轟圓圓若風流雨散漫
乎數百里之間又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既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杞姑命官帥
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游狼羈夫南西屠儕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叛雪警捷先驅前途渝騎聘路指
南司方出車轂轂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輶輶驕羽佩千將羽毛揚蕤雄戟耀鋒六軍徇服四驥龍驤
峭格周施量羣普張羃羃瓊結冕旒連綱疎以九疑禦以沅湘轎軒蓼擾毅騎喟煌鉦鼓臺山火烈熛林飛燭
浮煙載霞載陰拉撒雷琅崩巒岑島不擇木獸不擇音鼙六駿追飛生彈鸞鳴射猱挺白雉落黑鳩零陵絕
嶺樵聿越嶺嶮封豨羣神螭掩剛鋏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
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爲刀鋸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戈而爲創痍衝蹕而斷筋骨
雖有石林之峯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趾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鳩鵠俯蹴豺狼
刦剗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笑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纵中忘其所以暇
賜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蹠者應弦而飲羽形債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轂薄倒岬岫巖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竝斃搜陵危險覓歷岡阜留畧挂於重林竦置結於通轂密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父規以良弓觀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歛赫以驚驚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範

氣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冒不及幕爾乃鷹鵰翻以飄揚勁翼謾而下獮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唐李白大獵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
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間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仗羅於四野徵
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颺埽萬乘雷奔捎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搖
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銳彎落月
之弓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雨
師走風伯拔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乎巒陌陋梁駒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祛夾
東海而爲壑兮施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爲千羣以金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
天網密置罘罳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吳驥走練宛馬蹀血繁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
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而田強古冶之儔烏獲中黃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喑呼哮囁風旋雷往脫文豹之
皮抵元熊之掌批狡手猱挾三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魁號以鶻睨兮氣赫火而敵煙拳封瑞
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踣讐輸亡精而墜顛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
里援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願
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標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厲武卒雖礪礲之已多猶勃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
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轔轔以陸離鼓騎煌煌而奮發則有白猪飛駿窮奇驅羨牙若錯劔鼠如叢竿口吞殳鋏
目極槍櫓碎琅弧攫玉弩射猛蟲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
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剪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噬
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鳥阻色於旭日陰免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獮於泰清所恨穹昊之
路絕而忽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乃去三
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凰與鸞鷺兮旋驕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

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醑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闔開日月之扃關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觀覽蒐岐與狩教何宣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舞之以陰陽虔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俊賢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又裝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獵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爲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逮乎大漢遊盤是責馳騁是耽崇苑囿而大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饜飲畋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唯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又頻喻畋獲非熊賦曰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閑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妙獲乎霸王之術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駒牡之旣閑儼七駟以齊蹕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軒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畋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旣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鈞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博採爲聖旁求斯咸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東帛交交不待中國之聘馳騁乎道德之囿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晉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闢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廢牧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

原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射一作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轍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堠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武功部五
謀策 訓練 號令

耀武一

原觀兵

楊武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觀兵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書我武惟揚

上詳佳兵注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

治國家之大於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貴右恬澹爲上勝而不美文子曰

勝而不美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

弗戢自焚

好戰必亡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主父偃曰好戰必亡

躬命書說

陳若林之衆

萃如虎之師

示衆有名

師有善

隱之名

黠武

取威增

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左傳

智伯伐齊智伯曰齊取我美丘君命瑞非敢耀武也治

英丘韓愈平淮西碑

皇帝曰不可寬武予其少息

武也治

班固西

耀威中原

陳兵雒水

東京賦文

武德既昭

武德既昭

是宣三歲之隙

耀威中原

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袒

袒帝令縣屬皆賜食

明旦大聚兵馬臨雒水令盆子

子君臣列

而觀之

投鞭斷流

舞効前導隔未嘗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

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宋太平興國初上有取太原之意乃選諸軍勇士數百人鼓以舞効

皆能斷効於空中

躍其身左右使北戎使脩貢上宴其使於後殿因出翰士數百人袒裼鼓譟而入而踰牆承接霜鋒

雪鈞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恐形於色

及觀征太原必令爲前導賊衆喪膽

秦王聖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

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錦鼓以爲節度

宋史楊存中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而潰圍猶未解張

俊與存中劉鉤先議班師會有云漆跡已通者俊謂鉤曰吾欲與楊太尉

兵淮上安撫濠渠之民

漠北而還

耀兵殲北而歸

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

靈州都督天寶初北討奚奴皆戰桑乾河三遇

孔祐執失思力領突厥

拔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

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

之追蹤八百里會敵

伽可汗死耀兵殲北而歸

高會

原蹠用兵詩

增陳師乘而觀之

左傳齊侯陳諸侯之

原暴而不戢

春秋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三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晉左傳楚子儀

夜所其營數日休息數日子儀先弱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

魏入朝鶻發示威武乃悉軍逆列五十里帝憐鮮明

徒飾其外趙州梁兵至子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

戈鎗犀銅劍恐不敢仰視慨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驥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

鏽金銀其光耀日晉兵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兵見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

耀戎容揚天

開 目 頁 白

卷二十一 武功部

耀武 訓練

練

聲宋史李繼隆號拱初爲定州都督著淳化初上遣使密諭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處震耀威容奏揚天聲以過外侮殄此微妖當責將帥

訓練一

原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 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之大略也 增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服以明其勇知終知始以明其智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甲頓弊車騎削弱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擊戰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登壇必究教兵篇曰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

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文象作春秋則學官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聾者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猝則立斃矣

訓練二

原教士

訓戎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軍也

明恥

關心傳明恥教戰求後敵也

訓旅

練兵帖白

五載大簡

一

人不戮

上詳訓練一單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焉終日而單鞭七人貫三人耳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

比年簡車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邊楚因楚師宵潰

玉海士開又示以薄憲而不可得

建而不旆

征則有威傳曰晉治

三年簡徒

蒐於被廬

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又

甲兵車四千乘建而不旆王申旆之諸侯畏之

注將戰則有材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屬兵秣馬

蒐乘補卒

唐李衛公

既無訓卒

何以成功行孫吳之法訓熊羆之旅

御一心之衆舉百勝之師

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

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

王孫賈治軍旅管夷吾修甲兵

枯白

著練士

選鋒

六韜太公曰軍

死樂傷者

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

聚爲一卒

名曰勇毅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愾之士有賢堵人廢欲掩迹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

揚名者聚爲

一卒名曰勇鉤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練膽

校旗

司馬法上謂人教是謂煩惱注云

揚武備志

茅子曰卒士不選則不可志曰無選鋒曰北

煩陳

校旗

司馬法上謂煩于陣謂教而又教使

之熟也

唐書魚朝恩聞郭廷玉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思數

練膽

司馬法上謂煩于陣謂教而又教使

訓練法廷

王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

練膽

司馬法上謂煩于陣謂教而又教使

突厥破嚙利自隨

練膽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淮沒無復校旗事

練膽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淮沒對中靖臣曰臣嘗教士分爲三等必先伍法既授之隊聚爲一等也

軍校之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問對中靖臣曰臣嘗教士分爲三等必先伍法既授之隊聚爲一等也

軍校之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法以一爲十爲百分之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一等也

練地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法以一爲十爲百分之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一等也

練地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遂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

板爲鼓

瓦爲金

野注

唐李衛公

一

器用完備居一年開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其軍帝累詔趣還職宗元還言特和士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興七年飛上章乞解兵柄終致帝大悅

杜甫寄章侍御詩指揮能事回天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

練地三曰練膽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友蔚縵子曰使什伍如親戚

卒

兵弱能強

令弊能起

尉縵子曰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井廣大以

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此十二者微成犯紀

三官不謬

五教不亂

營壘必究戰兵篇古法曰三官

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于閭組甲不出于橐而威震天下矣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

置訓練官宋史兵志元豐二年內出兵法將圖象馬行之步射及馬使善槍步

廢遣擇耄

料簡驍

置訓練官用器械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又元豐四年諸路置訓練官

銳唐書李德裕從湖南等處使料擇伏瘴舊僚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擇耄十三四士無敢怨

司馬光上神

銳宗書曰爲今日之計莫如料簡驍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告嘗以精器械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為無

選徒練旅

步

課才程氣折宗元興州江寧記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選

鐵甲淬兵

程能校藝唐

李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戶三丁擇一讓其徭租給弓矢令閱月得曹偶督射歲終大校親按

賤第能否賞責比三年得成卒二萬既不廢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

司馬光上神

方宋秦說友上言曰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

教正不教奇

畏我不畏敵

唐李衡公問對中靖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

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下詳訓之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用之謂之殃民朱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

母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或使之敵懼禦侮臨

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父子兄弟不然則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謂之殃民

如手足捍頭目

若虎豹有爪牙上詳子之衛父注淮南子兵略訓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之技能

如手足捍頭目

若虎豹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

如手足捍頭目

原率素屬以行必無勇也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原載鑽武功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

日不計軍實而申嚴之注詩治也軍實軍器

別之愛而貴之吳子曰選而別之愛訓士流涕白帖屈窮通誨士卒必流涕

尊君親上性理朱子曰管仲內政士卿十

五春秋士也所以教之孝

封殖其家砥礪其人淮海世衡等專務整頓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

撫壞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賦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為邊患今陝

河西東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其境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

猶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懷急可用

訓練四

訓練三

原載鑽武功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

智師干之試又方叔惟止其車三千師

師

原日討軍實左傳樂武

子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

日不計軍實而申嚴之注詩治也軍實軍器

別之愛而貴之吳子曰選而別之愛訓士流涕白帖屈窮通誨士卒必流涕

尊君親上性理朱子曰管仲內政士卿十

五春秋士也所以教之孝

封殖其家砥礪其人淮海世衡等專務整頓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

撫壞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賦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為邊患今陝

河西東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其境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

猶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懷急可用

增詩宋韓琦答孫植太博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點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鐵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

似鐵大仁未許覆兒巢飭謹封垂禦侵越悍夫猛士志待轉貯填慎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聞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絕技控弦命中無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蹙收軍校獵圍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绁山麋衝軒勁矢罔兔奔逃迷狡穴大鵬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獮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衆心醉耳後風生鼻頭熱

古策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鰐蛇之所蟠群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菟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爲質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閩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號令一

原衛枚

按轡周禮軍旅令衛枚禁下見將帥二

倚轄而令

挈壺以令韓子云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時一車輶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此南門之外者賜之

上田上宅人莫之從也及有從之者還賜之如令

爲軍穿井成壘壘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

下有井壘所以威歛故以壘表井謂

挈轡令舍挈壺令舍

春令糧

鄭司農注所曰縣唐於所當舍止於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營所以篤公故以春表廢

奉

將天罰

恭行天罰

周征今予以爾有衆奉稱天罰

致天之罰

湯誓關尚商有衆風天之罰

咸聽朕

命悉聽朕言

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清濟有衆成

敗麥割髮

賜誓王曰格嗣衆庶悉聽朕言

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振鐸拱稽號令也惟衆罪不赦過

取米殺妻

譖志曹公出軍令無敗參犯者死騎皆下馬持步相待曹公馬驥

下參中執主爵議

耳目在旗鼓

執禁齊衆振鐸拱稽號令也惟衆罪不赦過

敵以進退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聞嚴國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

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旗令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失利叱斬子

懼心點婦兒陸嘉敷官米十石餉妹然自殺妻以明無私也

約東歸布乃設鉞鐵即三令五申之後期斬監軍

上見特紳吳忠射鵝校尉孫松子公子

之令行間將整其什伍

觀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取笠泣斬士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而滅之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致民志

從君命司馬法有虞氏成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微

而齊明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而齊明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而齊明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既崇四七之名安可二三

如春令如山

招擗楊幺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如春令如山

招擗楊幺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財縛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如斧鉞如雪霜

許洞虎鉞子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素行人樂聞令而人樂戰文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吳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財縛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如斧鉞如雪霜

許洞虎鉞子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信行國內

宋史紹興五年命岳飛

光弼進圍瀼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令都廷玉由

道入得其軍號陣碑大呼王師乘城每太清等送之京師

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王平王李晟東渭橋日功勳莫知擇

將士股慄士卒心存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

名將武備志唐李靖教旗法有云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

行令自身申令戢下李晟

紀功碑足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姦逆畏威而震懼忠義奮氣而讐

慕宋乾德初復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副都督曹彬為都監陝中郡縣悉下諸將咸被屠戮以

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威在管軍敬若神明宋人主而威令在管軍吾學端徐達言簡處精當提兵時

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矜伐

申嚴凝之令稟風霜之氣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

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李筌白陰經夫人心定言

定言以出令故須派雖略出弱詞銳石之心稟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定

兵敗孔帖齊建德五月自拔堵出爲陣秦王暨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

兵敗意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餽破之果矣武備志秋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

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大賓州或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鈴轄陳曙來青未至難以步

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敗最會諸將堂上指揮起并召用等三十

二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亡狀人陵以敗

必圖奸謀不作姦民不詰舉功別德明使三軍若一人聽飛令如朕行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宋岳飛自鄆入見拜太尉繼陳宣撫使以王德

鄆瓊兵錄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戮揚于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蘇頌撰

云伐制原整烏合之衆既在一夫勵鷹揚之師必資三令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勵賈勇之夫必曰下

令並白

號令二

原誓六事之人甘誓王曰嗟六事之子誓告汝孔傳云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狗師而誓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申

嚴號令月增冢宰布令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

士涕沾襟孫子曰令

卒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令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

一衆心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申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其令強者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

響應接漢書光武居邯鄲

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其令弱者其敵強其令信者此材士也不可

非吾令也斬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當備祭遵又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今遭奉法不避是執令所行也先武乃賞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禦邊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御也者即輕以猶禽歸入成都府并無統一則攜弛孔帖哥舒翰主騎李承光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囂強無守意移吟貲如山無秋毫之犯

三喻五復之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令曰下令士皆雪泣又李晟圖復京師乃陳兵

謂諸將曰當備禦邊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御也

謂諸將曰當備禦邊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御也

兵討之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亡第

謂諸將曰當備禦邊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御也

唐書元和中劉辟反詔高崇文統

謀策一

原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曰晉師陳於革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注史記起塵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龐明日爲五萬龐又明日爲三萬龐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速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又曰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錚衣畫以五彩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東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六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

增

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鉞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爲罌如罌頭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原

又曰

信與張耳擊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闊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聞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歇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間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諱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增

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淮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原漢書曰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驅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令曰皆下馬解鞍會幕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後漢書曰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

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着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者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者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是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者不復識別衆遂驚潰又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敢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熱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數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又曰度尚爲荊州刺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志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會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衆聞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遂破平之又曰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又曰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郭沖三事曰諸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爲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戰於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增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

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隋書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河間元王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餉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撓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繡縫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縛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縫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縫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暉整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撄其鋒者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衝放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年上命傅友德伐蜀友德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原善謀

勝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進德之善政也

貴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下兵伐

謀

計

漢書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伐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下兵伐

謀

計

漢書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貴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下兵伐

廉

范

縛炬

楊

璇

鼓灰

並詳

謀

策

第一

縛

革

為

船

起

沙

爲

城

東

觀

漢

記

鄧

訓

策

第一

詳

謀

策

第二

詳

謀

策

謀

策

曹瞞

傅

翟

與

馬

超

分

兵

歸

渭

之

後

而

成

操

乃

多

作

連

營

以

連

水

使

渡

兵

作

城

比

明

誠

船受箭

柴道獲馬

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擋因迴船復以一面

載就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騎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

戰勝

兵敗

下馬解鞍

開門偃旗

謀策

趙雲別傳雲持數十騎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緣前鋒所擊遂前突其陣且却入營更

開門偃旗

自相踐踏

按甲寢

兵臥旗息鼓

懼愚以爲且

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無不服矣

下詳謀策一

觀

息擊疑

因虛乘敵並誣攻

先

知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敵

曳柴之謀

破竹之勢

利以誘之

亂而取之

智合於權

義和於利

出奇於術內

制勝於彀中

成百尅之計

定一舉之功

將制律以嚴終

在運籌而謀始帖

並白

增奇謀

陰計無以決

嫌定疑非竊奇無以破奸

息庵非陰計無以成功

能遠謀

運長策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刿請見其御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蘇頤撰命呂休璟等北伐數遷其長策悉心而熟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

謀

決沉機

王叡將略論王房佐漢盡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制

限縱戰艦

蜀法沉機二三策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

圖安危

知得失太公龍韜將有膽

卒授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獻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

謀

蜀將有膽

限縱戰艦

後漢書臧宮將兵至中廬屯騎趙超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

限縱戰艦

宮夜使錦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疑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

至其渠帥乃奉水以勞軍營陳兵大

輕則寡謀

怯而無謀上詳謀策一

中亟相亮特哉

與羣下謀之司馬懿

廷

會譽慰勸

之越人遂安

中詳謀策一

委心歸計

乘機決策

上詳謀策一

孔帖韓克

張

得策輒行

蓄謀而俟少失

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窮此謀亦皆以爲不可江夏相持事

大經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諸侯皆以爲不可

了于胸中不必

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

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

唐書陸贊曰

柳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

不卽常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諸侯皆以爲不可

了于胸中不必

待衆言

不卽常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諸侯皆以爲不可

了于胸中不必

不卽常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諸侯皆以爲不可

了于胸中不必

謀策一

武備志劉銅威甲士人帶一竹筒所滾肿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

狼藉其豆虜馬闖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肿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

珪爲瓜州刺史督衆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

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擊敗之

又吐谷渾党項寇邊擊殺之虜據高射砲

軍兩矢士失色絕坐遺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

孔帖

決策九重

定計千里

陸宣公奏請鋒銅交於原野而

廣疑之休射紹以精騎從後掩擊大捷

謀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

唱籌量沙

割筒棄豆

上詳

孔帖

謀策

孔帖

須而定計於十里之內

出其意外

落吾彀中

孔帖會昌中點夏被回鶻殺落潰入漢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退

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明將傅洪武初陳友諒既破姑熟特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

康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詔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

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友諒徑以舟衝江東橋伏兵四起敵軍拔塵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

所居揚州冉氏兄弟璣璫詣府上謂玠與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信賢如腹心畫地爲城池黃石公上略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宋史

信賢如腹心畫地爲城池黃石公上略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宋史

若釣魚山請使諸此若任得其人請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兵詔河陽李范以兵會次於澤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澤之長橋禁月曇扼

軍路縱於下流以鐵鍊雜車數百絕河截土蒙遇水而後度與慨夾道而軍

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謀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關其謀之後咸盡其心故

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宋史杜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恃謀左畫得於四書

之勢武備志諸葛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敵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

之勢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唐

書乾元初以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馳東都史思明乘勝西竊先鋒謂留守韋陟曰此新勝難

與爭鋒欲試之以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北殊勢也

壯士城下雖葉人並詳謀策一

慮既定心乃強謀雖多決欲獨

司馬法韻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所謂所

人至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微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爲利柰何太公曰高其壘伏其銳士寂

利後人發先人知迂直之計者也

絕轍重於間道張旗幟爲疑兵

晉書成寧初除羊祜征南大將軍祜

幕爲柏菴執旗幟結草人

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齊煬王憲爲前鋒帝親閩晉州時大將軍

太白陰燒兵者誦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遁示小心謀取遠示

諸乎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向宛洛吾擣幽州

論曰勇不足特用張所待以國土借禡脩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

誰能敵幾何

公逼潼關臣渡蒲阪

賊

論曰馬超等反關右遣徐晃以拒之

以拒之

以拒之

以拒之

以拒之

也標曰

善使晁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堅柵未克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固

也

超等安祿山雖盜河洛人人怨之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固

也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街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城侯泉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攻見是擊走矣將還破幽州以自保而陽國忠計迫謀說帝趣哥舒輸出童關復陝洛時子儀先弱逼走矣將還破宛洛而自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固

也

謀策三

增 大謀不謀太公武韜大智

周密爲寶又武韜凡謀之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師還爲曹人完糧爲其所得者棺而出

道周密爲寶又武韜凡謀之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之因其完也而攻之

三月丙午入曹

以析公爲謀主

又伍舉曰子儀之亂析公齊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輶爲雲梯之橘將攻宋

墨子見之

上略伐智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

乃解帶爲城以繩爲雲梯之橘將攻城墨子九拒之

五術敵人必惑

吳子武侯問曰

此有師既而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

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

曲謀敗國尉繚子曲謀敗國

爲帝王師

黃石公上略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皆爭戴

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良良曰誰爲陛下

原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於彭城皆爭戴

方食具以膳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六奇

陳平六

漢書谷永上瑞訖陳湯曰楚兵剽

乞餌前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

落落難合後漢書建武五年車駕至臨淄自勢軍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

大議常與參謀問籌策焉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逝新郢支首注良良曰誰爲陛下

六奇

策慮幅億

漢書谷永上瑞訖陳湯曰楚兵剽

又吳楚反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

就第參謀又趙

就第參兵謀

充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開鑑頭函

卷三百十

武功部

謀策

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蜀邊

乃招集豪傑曉誘羌

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曰無所言

廟勝之策

備據劉

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曰無所言

交馬語

曹操乃自將征備奔素紹于是在軍攻許田豐陳曰操旣械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將軍外結英雄內修

農戰然後再虛迭出若不擇河南教右則擊其左故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知也今擇廟勝之志悔而法威敗於戰也

檄召還

孫權常爲病乞分士卒還建業以治疾爲名聞之是呂蒙上疏兵盡赴濡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召蒙還陰與圖計謂以爲可偶許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蜀邊

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曰無所言

交馬語

曹操進問計謂曰離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縛與遂有善

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所點竅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趙日會戰大破之

蒙稱病篤

露

檄召還孫權常爲病乞分士卒還建業以治疾爲名聞之是呂蒙上疏兵盡赴濡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檄召還

孫權常爲病乞分士卒還建業以治疾爲名聞之是呂蒙上疏兵盡赴濡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召蒙還陰與圖計謂以爲可偶許

檄召還

孫權常爲病乞分士卒還建業以治疾爲名聞之是呂蒙上疏兵盡赴濡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被杖奔元昊東軒筆談稱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校其皆僚屬詎莫能得其間也被建炎三年兀朮自虜德陵安帝如折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寧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還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騎師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聽其留聞化機奮揚蹈厲觀測端倪

料敵一

原問將計糧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

項它曰不能當曾參吾無足矣誣志諸葛亮攻陳倉帝問張郃曰退將軍到亮得無已

得陳倉平卻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卻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衆數萬人太祖問可伐否劉備曰策困亂赴險相依爲強非有虧命威信相伏畏死取賞愚智所同先開賞勸

兵臨之令下之軍門啓而賊自潰矣袁尚殺鄼諸將以尚歸鄉人自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向從大道

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尚果循山臨滻水爲營公擊破之

所失問焉弗能記由是賢于秋後漢書建武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

朱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敵論將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子曰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

將有據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

先文後武帝不從伐江陵役士多死

才豈敵裕智足平梁宋武帝西伐關中擒連屈匈曰姚泓隘子才豈能敵裕必爲所擒

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爲上策退保鄆郭以待援至此爲下策以余觀蕭何必處下策後果平江陵戰元帝

將襲許崇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封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家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

起一人足以擒仙權曰卿何輕之濬曰仙權爲州人設餚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仰之驗權大笑以五千人授審斬仙權也

相時觀釁左傳相時而動

潘濬擒樊袖魏志孫策轉鬪千里盡

江東聞太祖在官渡

地移者兵之助也顧敵制敵陷近上因候之道習其人然王師歸之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克

主留後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曰汴一日領旨之日孔帖韓充義或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惠以李亦

如神權敵課將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兵相範要集古之論將者長于計策則課以權敵善

治台撫虛弱較之彼能至哉

孔帖李勣用兵多善算計敵變皆契事機

制勝如神孫子曰夫

因應變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孔帖李勣用兵多善算計敵變皆契事機

制勝如神孫子曰夫

如神權敵課將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兵相範要集古之論將者長于計策則課以權敵善

治台撫虛弱較之彼能至哉

孔帖李勣用兵多善算計敵變皆契事機

制勝如神孫子曰夫

分道渡淮岳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取三關始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史紹興十一年牒報金人舉國南來衆穴必盧若長驅京洛以韓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師至蘆州金兵望風而遁

登軒登

俟敵師邀擊宋

韓世能佯新雲南叛

莽露布陞下慟念一

開閩化機梁潛平莽嶺

全之算莽露布

韓世能佯新雲南叛

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克太原，已爲我有。制良平策也。蕭何以罷兵營農宿衛，數千人間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敗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

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或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驟覬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臨漢。賈彥曰：夫決勝，料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定十四年，出師唐鄧。趙范與弟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新黃而君攻唐，鄭何也？范曰：不然。襄陽之備以救斷黃，則唐鄧必將陷。吾後且斬黃。

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新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又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師四昌必潰。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山益出精兵，佑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無約而請和，見利而不進。孫子曰：辭卑而益備者進，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退，亦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必用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老羸以見短，舟楫非所長。韓王信反與匈奴共擊漢，上使人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問論曰：吳書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必克，悉如公言。何反之，而皆勝之？

必敗，而還謂曰：促更追之，必勝。從之果驗也。謂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漸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

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也。追必敗。繩不從大

服。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河東入河東，則思明、忠、乾、真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鼓嚴者，壘空。虎鶻多者，其兵少。名山營，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鼓嚴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降者遇貳者奮，後漢來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野水，渡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雅希顥守。曰：賊將高暉，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追圍懷州。史思明與之，不

免死。還請降，希顥與俱至。太尉在手

曰：降與偕來是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去矣。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制良平策也。蕭何以罷兵營農宿衛，數千人間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敗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

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或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驟覬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臨漢。賈彥曰：夫決勝，料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定十四年，出師唐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師四昌必潰。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山益出精兵，佑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老羸以見短，舟楫非所長。韓王信反與匈奴共擊漢，上使人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問論曰：吳書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必克，悉如公言。何反之，而皆勝之？

必敗，而還謂曰：促更追之，必勝。從之果驗也。謂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漸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

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也。追必敗。繩不從大

服。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河東入河東，則思明、忠、乾、真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鼓嚴者，壘空。虎鶻多者，其兵少。名山營，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鼓嚴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降者遇貳者奮，後漢來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野水，渡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雅希顥守。曰：賊將高暉，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追圍懷州。史思明與之，不

免死。還請降，希顥與俱至。太尉在手

曰：降與偕來是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去矣。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制良平策也。蕭何以罷兵營農宿衛，數千人間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敗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

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或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驟覬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臨漢。賈彥曰：夫決勝，料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定十四年，出師唐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師四昌必潰。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山益出精兵，佑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老羸以見短，舟楫非所長。韓王信反與匈奴共擊漢，上使人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問論曰：吳書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必克，悉如公言。何反之，而皆勝之？

必敗，而還謂曰：促更追之，必勝。從之果驗也。謂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漸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

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也。追必敗。繩不從大

服。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河東入河東，則思明、忠、乾、真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鼓嚴者，壘空。虎鶻多者，其兵少。名山營，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鼓嚴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降者遇貳者奮，後漢來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野水，渡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雅希顥守。曰：賊將高暉，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追圍懷州。史思明與之，不

免死。還請降，希顥與俱至。太尉在手

曰：降與偕來是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去矣。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制良平策也。蕭何以罷兵營農宿衛，數千人間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敗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

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或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驟覬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臨漢。賈彥曰：夫決勝，料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定十四年，出師唐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師四昌必潰。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山益出精兵，佑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老羸以見短，舟楫非所長。韓王信反與匈奴共擊漢，上使人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問論曰：吳書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必克，悉如公言。何反之，而皆勝之？

必敗，而還謂曰：促更追之，必勝。從之果驗也。謂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漸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

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也。追必敗。繩不從大

服。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河東入河東，則思明、忠、乾、真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鼓嚴者，壘空。虎鶻多者，其兵少。名山營，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鼓嚴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降者遇貳者奮，後漢來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野水，渡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雅希顥守。曰：賊將高暉，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追圍懷州。史思明與之，不

免死。還請降，希顥與俱至。太尉在手

曰：降與偕來是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去矣。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制良平策也。蕭何以罷兵營農宿衛，數千人間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敗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

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或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驟覬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還，保臨漢。賈彥曰：夫決勝，料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定十四年，出師唐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師四昌必潰。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山益出精兵，佑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矣。與戰未決，戰一步以徇士，殊死闖蓬破之。

老羸以見短，舟楫非所長。韓王信反與匈奴共擊漢，上使人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問論曰：吳書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必克，悉如公言。何反之，而皆勝之？

必敗，而還謂曰：促更追之，必勝。從之果驗也。謂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漸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

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也。追必敗。繩不從大

服。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河東入河東，則思明、忠、乾、真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鼓嚴者，壘空。虎鶻多者，其兵少。名山營，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鼓嚴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降者遇貳者奮，後漢來叛，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野水，渡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雅希顥守。曰：賊將高暉，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追圍懷州。史思明與之，不

免死。還請降，希顥與俱至。太尉在手

曰：降與偕來是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得。去矣。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曰：光明渠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先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顯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咸思奮乎者得不奮乎

僞退以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爲號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傷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果來攻不克而還下馮慧亮等矯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極立計使之時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然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

隋軍臨江高頤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乎吾師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之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以還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

國小多蓄則民怨

行遠少憩則氣闌呂氏春秋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深蓄積多也寧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則民怨之也城郭高溝興兵伐之陳可取莊公聽之遂取陳焉筆談曹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溝深則民力罷矣

重縱驅而還

虜失部伍虜聞雄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發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憩士馬少退決戰虜欣然良久各鼓軍而進瑋大破虜師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

貪利以誘之

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輒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聽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開吾以此取之

年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

救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

管景嵩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率舟師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寇不可從圍不可久進軍總不可進

叩

走陵觀將文士弘以卒數萬也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州悉觀拒我此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孝恭自往與戰大敗還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詣遂檢校

左散騎常侍

爲隨唐鄧勣度使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史曰往亡日法當避懇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或勸遂取吳房懇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雖勝不前不敗自退

左傳北戎侵鄭公子突曰戎輕而不盡資而無親勝不相救先者見獲必殲之東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歐陽修上書臣伏見國家自元昊

之役連其來也

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勝吾兵而勞之也

急則并力緩自相圖

前不得戰退無仰備

料敵二

尚熙首送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擇擇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自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唐書大順二年孫儒

屯溧水俄而田頤劉威爲儒所敗楊行密字銅官李神福曰儒場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勝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備不亡何待

神明之助

望壘知虛實

虎威太公曰將必上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知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孟明惟而增
而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輪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制陳而

而增德左傳越

不可當也

必有懼心

又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說軍容也

晉南風不競

左傳楚師曉日不害吾驥歌北風又歌南風

譽楚必無功

而增德左傳越

南風不能死

登巢車望晉軍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

君子休小人食

左傳荆伐陳吳叔之軍間三十里而十日夜星左史

倚相謂子期曰

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制陳而

而增德左傳越

不先軍

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

十圍五攻

孫子詳攻戰三失時不從可

擊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敵必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擇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

擊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不得時不從可擊涉水半渡可擊

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隊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師不宿飽里領糧士有飢色惟蘇後饑師不宿飽

有所積必有所虧淮南子兵略訓彼若有鬪急壞其隙極其變而乘之

之敵暴矣之敵恃義之敵

擊之敵之敵避之

擊之敵之敵避之

勢必反解魏志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力許力虧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

勢必反解魏志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力許力虧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

走後復

奔東南備西北

史記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翌東南擊周亞夫使

走後復

勢必反解魏志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力許力虧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

大破夷兵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吳書周亞夫率三軍憑圓對擊都督俞闕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謀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表坐談客可

備必說對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談客可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有所積必有所虧淮南子兵略訓彼若有鬪急壞其隙極其變而乘之

走後復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吳書周亞夫率三軍憑圓對擊都督俞闕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謀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如駒犢關虎狼

國方伺擊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

如駒犢關虎狼國方伺擊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

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日暉果攻故夷兵無抗命旋軍擊之華象傷死者相屬擊夜遁

日暉果攻故夷兵無抗命旋軍擊之華象傷死者相屬擊夜遁

日暉果攻故夷兵無抗命旋軍擊之華象傷死者相屬擊夜遁

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寄春裕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秦而歸必築其主闕中華成雜

歸風俗剽悍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衣包火張羅捕虎雖不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通足爲寇敵之資耳

望蜀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

如駒犢關虎狼國方伺擊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

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謀使國家與之

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謀使國家與之

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謀使國家與之

特以臨機果料敵

明根於忠智而已

力大敵脆先所難爲奪人之心也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敵而動也

力大敵脆先所難爲奪人之心也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敵而動也

內耳又乾符六年黃巢勢逼莊據安南帝令羣臣議鄭畋曰巢之亂本于餓其衆下以聚而殺之以恩

兵耀城下王建聞彭州久不下思歸一亂巢即上肉耳釋罪及歲豐其下恩歸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掠有軍士王先威者度諸將推

兵耀城下王建聞彭州久不下思歸一亂巢即上肉耳釋罪及歲豐其下恩歸下民皆竊匿山谷諸寨日出掠有軍士王先威者度諸將推

兵耀城下王建聞彭州久不下思歸一亂巢即上肉耳釋罪及歲豐其下恩歸下民皆竊匿山谷諸寨日出掠有軍士王先威者度諸將推

兵耀城下王建聞彭州久不下思歸一亂巢即上肉耳釋罪及歲豐其下恩歸下民皆竊匿山谷諸寨日出掠有軍士王先威者度諸將推

者稍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軍咸自備禦無礙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曰將若之何先咸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

景仁擊趙趙王乞師于

晉晉遣周德威軍部邑德威景達三百騎

梁

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騎之景仁與德威轉戰千里至于鄆南

唐臣傳梁遣王

兩軍皆降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敵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餓因其

郭威

鼓噪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王乞師于

李守貞前朝夙將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

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

圓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守貞如坐網中矣彼將奔走可知虛實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掩之地二十

郭威曰攻取之道從易

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

以郭威曰急欲攻城

再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察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王朴獻平邊策曰

兵進至衡南人大敗澤計斬衆一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求使悉其鐵騎

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

夜擊吾軍則危矣乃暮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不敢復出兵

王朴獻平邊策曰

上欲取蜀以傅友德等由秦蜀趨成都上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踰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洪武編

料敵三

增論 王叡將略論曰凡爲將料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襲不及而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薑無所施其毒螯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旣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仲爲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曰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濬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濬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闖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

征伐一

增易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又曰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

也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周禮鄭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有國如

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

春秋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

聲其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

增又曰闢辛曰

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

原春秋公羊傳曰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

言入書其重者也

何休注曰猶蟲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

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縗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

滅謗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

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原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大戴禮曰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人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正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

又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原又

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真於學以訊

贊告增又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

遠方原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注云討者出命以罰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諸侯以討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

聲其罪而伐之也樓車也不用天子之命也

又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史記律書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晉書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鉄鍼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北史崔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

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太公武韜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微已見乃伐之司馬法曰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

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尉繚子曰易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原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雖夜鳴庫兵動而我馬驚

增又曰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

其境乃發號施令曰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

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原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

將出征符節郎授鐵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

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增六典曰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蘇頤撰命薛納等伐默啜敕曰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

所者順人心而必伐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伏威武用清荒戎時義遠矣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

國者必諱諱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原虞書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增夏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崩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崩承王命徂征告於衆曰今子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殛厥渠魁脅從罔治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殷紂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阻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又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閭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穎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悔臨衝茀弟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文王伐崇之事也

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斫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左傳曰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增

又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又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原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又曰代出孤白皮公貴買之齊戴金錢之代谷求孤白皮代王去其農處山林求孤齊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詳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謗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韓子曰秦

增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

原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

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南伐越以牡荆畫北斗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

增後漢書曰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効敕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葛亮後出師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原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旗一作幢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增晉書曰武帝謀伐吳拜王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太康初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原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增南史曰宋武帝北伐禮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

因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唐書曰安祿山反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領飛騎彊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又曰高崇文元和中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俾統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時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遂趨成都聞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又曰時討蔡數不利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額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度笑曰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宋史曰乾德七

年將伐江南詔以曹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糧都部署明年金陵受圍凡三時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城陷李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又曰建炎中建安范汝爲反以韓世忠爲福建宣撫副使平之世忠初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又曰紹興中岳飛奏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轉全之効可必

征伐三

原正邦

匡國

上詳征伐一詩驗統孔穎我救無辜執有罪

周遭大司馬職云太合軍以行禁令

征

西戎

伐大越

列子云周穆王伐大越大起九師

莫于牧室

周禮肆師職云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

川亦如之鄭注云大神社及一方岳也山川蓋軍之所休止

征

柴于上帝封于大神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既事而退榮于杜說

伐四時

三興四時

一春達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稼

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怨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連宅不溝此九者政之因也又云

伐四時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

鐵以絕此七

征

未發先聞

觀覺而動管子曰桓公與管仲閭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也管仲曰國

寡人少焉東郭卽至桓公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卽曰然桓公曰

寡人不言我苦而子言伐苦何也東郭卽對曰渙然豐滿而手足揮動者兵甲之色也曰者臣視二君之在臺

征

昔師

懿離聞卿旣及楚乎隨武子曰會聞用師

管仲聞之曰豈知其機也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征

義和廢時

葛伯不祀尚書序云義和滅廢時亂日崩

葛伯不祀湯始

周公東征

上詳征伐二詩六月篇宣王北伐也鄭箋

征之作湯征也

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征

海詩赫

南仲薄伐西戎注云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左傳楚子卒于橐諱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橐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征

踰之共

大奮伐荆楚掩征江漢

上出商頌詩六月篇宣王北伐也鄭箋

征作湯征也

又云湯征諸侯

征

歷王庭

李陵與蘇武書曰昔先帝授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致足歷王庭垂鉤虎口

史記曰凡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寧漢劉向上疏教陳湯云單于背恩叛德囚執漢

使騎都尉甘延壽制使陳湯知陛下赫然有欲討之意入絕域之地赴湯火之難康居破膽匈奴碎肝

征

木刊

斬祀然屬左傳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禮

況吳侵陳斬祀然屬左傳

吳後陳斬祀然屬左傳

史記曰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疾也

征

夫從之

奮伐荆楚掩征江漢

周易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鄭箋

征之作湯征也

又云湯征諸侯

征

歷王庭

李陵與蘇武書曰昔先帝授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致足歷王庭垂鉤虎口

史記曰凡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寧漢劉向上疏教陳湯云單于背恩叛德囚執漢

使騎都尉甘延壽制使陳湯知陛下赫然有欲討之意入絕域之地赴湯火之難康居破膽匈奴碎肝

征

木刊

斬祀然屬左傳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禮

琰圭以除懸牙璋以起軍

史記曰卽劍名也

朱彥曰琰圭以除懸牙璋以起軍

又云琰圭以除懸牙璋以起軍

征

周禮典瑞職云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司農注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又五人職云矛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詳軍旅

入純門及達市入孟門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雲橫

漢津寧西土令徂北征凌月氏崔驃武都城云超天闕兮橫

破匈奴臨瀚海擊呼衍至木樓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雲橫

匈奴禪邪王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而還後漢書竇固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

四征七伐

書云惟周王四征不

行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取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庭矯厥兆民又云不懶于四

王四征不

伐五伐六伐七乃止齊焉猶有懶德

被社受律

凡軍行被社諸侯賜形弓

伐震揚蕡金之威以過亂略

歌采薇致包茅

周文王歌采薇以遣將下見征伐二

帥之臣

討不庭威不軌

上詳征伐一于兵者以威不軌奄征

心有慙德

揚軍旅取凶殘

上出周禮詩取彼凶殘

下惠吾欲我亦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可歸而有憂色曰至於我哉

建侯行師有征無戰

上出易詳征伐一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可歸而有憂色曰至於我哉

下奉辭伐罪受命忘家

上詳征伐一

征伐二司馬穰苴曰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

三軍之事兩軍之士

夫子有三軍之事兩軍之士皆未熟懲缺也

遠征親討觀兵耀

出自天子不問仁人

上詳征伐一魯君問柳

武示威攻昧乘王怒行天誅帰櫈槍戮鯨鯢三年東征六月北伐師出有名武先禁

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

上

雅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贊白帖並增除元惡

討大懃

經清類編祖約蘇峻反郗鑒奉詔流涕設醴湯刑白馬大誓三軍曰率土怨懣

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凡我同盟戮力一心以救社稷

陸贊檄

授馬謖等招討河中制曰討除大懃招撫非專委寄輔臣以董戎寄

首惡又檄命姚崇等北伐制曰朕聞上古聖王之匪

匪安匪遊無悔無拂

詩淮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

政理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而服不順也

問不賓威不聾

鼓者所以問不賓誅

興師以義平國以禮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

人先誇車甲之威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韓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左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鄆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左傳息侯都伯與戰於竟息師敗而還君子是以知宜乎

親親不穢辭不察有罪犯五不憚而以伐人敗師也不亦宜乎

下出神宗元祐侵伐論

其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

不移朝毅宗博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腹

必因其變不以爲暴

望對武王曰伐

韓信以禪將伐齊有征無戰弇以偏師討張步克不移期

必因其變不以爲暴

尉繚子曰太公

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禪其窮示之勢以觀其病上乖下拂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經濟類編司馬錯與張

善卒起兵伐蜀定蜀

事論於秦惠王前錯從我蜀儀曰不如伐韓錯曰拔一國天下不以爲惠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定蜀

務崇君德

勿暴民生

淮南子曰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申叔時

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登壇必究宋太祖微行江南曹彬

萬里而伐

一人不戮

漢書李廣利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左傳東馬懸車

雁行魚貫

管子云桓公周管仲計西征至石枕縣車東

騎毛廣

武分兵拔朔方雁行昭出自蘇北門行曰微

不勞而定

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

杆斂手曰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計之

之

先德後刑

一勞久逸

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伏順先

德術刑

班固封燕然山銘序曰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書喻禍福

忿洩神人

劉禹錫邀赴行營表曰裝帛繫書喻以禍福惟牛農士養以威聲沈自邠崇西大捷布曰

以汝神人之怒以消邊患

之慶一識未亡百年無事

日無私照

人忘暫勞

于慎行閭廣平賊布曰無私照南邦永用長策人

忘暫勞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觸而後動

左傳宋人聞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無關而後動

右傳宋人聞曹討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豐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關而以伐人

書喻禍福

忿洩神人

劉禹錫邀赴行營表曰裝帛繫書喻以禍福惟牛農士養以威聲沈自邠崇西大捷布曰

下詳征

決江澗燬火

廓氛埃覩白

日

義若決江河而激燬火臨不測而擣敵墮其克必矣張說爲河

伐一

伐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羣凶既定冀方

砥平藏風浪以息滄溟廓氣而觀白日

百姓開門而待

段文昌昌撰平淮西碑曰初無辭嚴之日

伐二

伐晨斬關

陰凝雪飛天地盡閉雲郊晦冥寒可墮指一夕捲旆凌晨

新闢四紀道謀一朝蕩定

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先主庶幾國恥可雪

帝乃以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江中流擊楫而誓

順天道因人心

伐三

佐聲教之不輒

假神祇之幽贊

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

兜戾以安生靈補雍熙之未洽

行天罰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

祀宜社假神祇之幽贊

杜牧貢平黨項表曰箕宿鵠牙狼星蝦角戊日清馬太白揚眉

至鼙鼓聲雄白露將擬戈鋋色耀飛隼應節而遙屬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討正在今日

卵皆覆

長鯨既戮封豕載屠

張說爲河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長鯨既戮封豕載屠數年鳴張之寇條爾水

韓世能俘斬雲南叛夷露布曰長鯨既戮封豕載屠數年鳴張之寇條爾水

區區然山峙之

摧千里波濤之

征伐四

原肅將天威書秦

秉明德以誅之

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

兵行而雨又武王伐殷兵行

征伐五

淮南子曰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申叔時

之成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登壇必究宋太祖微行江南曹彬

萬里而伐

管子云桓公周管仲計

西征至石枕縣車東

荆鑿頤西

長三百二十

武功部

征伐

是洗濯
兵行之象
冕舉脂燭
掩其不備

雨洗兵 韓詩外傳 武王伐紂到郿丘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

太公而問之曰封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欲洗吾兵也

掩其不備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

武王伐殷兵至牧野

敵之何

擊之

增左右鼓譟 中軍潛涉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譚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敗

其車三千其車三千

叛而伐之 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願而伐之服而

相著別為左右也

伐國失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

不屠城 不屠城不潛軍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

不潛軍 不潛軍不屠城不留東師不越時

不留東師 不越時不屠城不留東師不越時

掩其不備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

武王伐殷兵至牧野

擊之 擊之

增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譚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敗

其車三千其車三千

叛而伐之 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願而伐之服而

相著別為左右也

伐國失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

不屠城 不屠城不潛軍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

不潛軍 不潛軍不屠城不留東師不越時

不留東師 不越時不屠城不留東師不越時

掩其不備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

武王伐殷兵至牧野

征伐五

原詩 復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文

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千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

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鄆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驅沐雨櫛

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靖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沮澗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

昂噭噭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露衣濡裳

又詩曰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嶺崢東濟黃河全營北觀故

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蕪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今傷情

又至廣陵馬上作詩

曰觀兵臨江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虜虜兵稱賢良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饑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遠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又詩曰涼風屬秋節司典告詳刑我若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豎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遑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絕赤光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鐵暢乾靈朝晏推物泰通渥抒身寧擊棘歌至世撫壤頌惟馨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蹀邊簫當夜聞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總轡崇岡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齊虞義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龍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疑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宣忘戰鈞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陳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渭水銅鈎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驥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又詩曰祭壇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擣兵隨後拒轍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始分旗增又汎舟橫大江詩曰龍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勲石門留鐵騎冰城息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陳出黃雲又詩曰減寵驅前馬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暮雲起夜疑城迴山時阻路絕水亟稽程往年郢支服今歲單于平原梁元帝述懷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鈺韻渚宮霜戈臨慙白日羽映流

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効聚若耶銅亟觀周王駿多逢鮑氏驍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豁
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逢霍雨立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
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吳均戰城
南詩曰蹀躞青驥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重圍爲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陌上何誼誼
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龍根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前
陳勤傍海埽沉黎効光夜揮電馬汗盡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葭聲在狹
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輶中懸明月効杪照蓮花 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
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杕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傳 又
出重闐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危 庚肩吾
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舳艤絳天揚遠旆雷野驅長轂夜効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劉孝儀從
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君樂往反速
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霧瀚海息波濶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
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
鳳駛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和平鄴應詔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埽鄴城陣雲千里
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刀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鵠騎懸憚將軍名二更
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効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
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蘇子卿南征
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効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
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効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張正見
從軍詩曰將軍定期邊刀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

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盡角雲上舞飛梯厲塞秋聲

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勤函谷詎須泥

增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弭御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

屏上谷兵劖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敵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

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困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送劉校書從軍詩曰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併文雄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曰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笛梅含晚吹營柳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闕

陳子昂送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曰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曰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鉄鎗弔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

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趾芟舍出瀘陽羣山高巒巖凌越如鳥翔封豕驟跔伏巨象遙披攘迴谿深天

淵揭厲踰舟梁元武埽孤蜮蛟龍除方良雷霆隨神兵礮磕動穹蒼斬伐若草木繫繩同犬羊餘醞隱弭河咽

啾亂行藏君子惡薄險王師恥重傷廣車設苴梁太白收光芒邊吏靜縣道新書行紀綱

岑參奉和杜相公發益昌詩曰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劖闕雲隨馬晚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

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李賀送秦光祿北征詩曰箭射櫓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

山易見甲重馬煩嘶風吹雲路火雪汙玉闕泥桃花連馬發綠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罍今朝擊劖

去何日刺蛟迴

宋謝翱上命將平南唐鏡歌鼓吹曲曰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

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領領將臣不憚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

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苦羽不飲取其鏹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墳既平

又平荆湖遣將騎吹曲曰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

枯嚮荆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

又下劖門道將騎吹曲曰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

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衝枚疾如埽

元張翥前出軍詩曰前軍紅衲袍朱絲繫彭排後軍細鎧甲白羽攢

轔轔輜車左右馳萬馬擁長街送行動城郭斗酒飲同儕壯士當報國母爲鄉故懷又詩曰鍛鐵作佩刀磨石爲箭鏃超乘旣誇勇聘馬復齊足男兒不封侯百年同視肉又詩曰京師少年子膽氣乃麤豪傾金售寶劒厚價買名刀結束往從軍談笑取功勞當時霍驃姚豈在學戎韜又後出軍詩曰步卒愴楚健長刀短甲衣大叫前搏敵跳蕩如鳥飛左提血髑髏右奪賊馬歸爾輩疾歸命將軍足天威又詩曰總戎面如虎指顧揮珊瑚戈馬蹄無賊壘手筭可填河王師本無敵安用戰圖多明徐禎卿從軍行詩曰五壘神兵下玉門倒傾西海蹴崑崙輕車夜渡交河水斬首先傳吐谷渾孫一元贈李將軍征南詩曰上將原知敵全軍用伐謀折衝臨遠服仗劍下南州千山迎劒氣萬里擁蛇矛羽檄飛前渡緣衝據上流驚鱗還自潰窮獸欲何投殺勢奔封豕威聲走怒彪潛兵分部伍歸路扼咽喉直須臨燎穴盡擬破蠻首俘獻君門喜凱還道路謳將軍列茅土四海仰皇猷唐順之南征歌曰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又歌曰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粵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原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在昔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虧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跋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旄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硎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卒甲之皓旰兮馳萬騎之濶濶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邇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勲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應瑒摸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聳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掩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軒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

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井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今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
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肇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瀆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鵠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爲乎
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汎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折今超遙
集於蠻楚蓬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跋周豫之末畿野
蕭條而聘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
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熒熒其若焚 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雋聖
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爲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讐將
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
競以擎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颶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入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唏壘壁以結
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
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刀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陷蕊犀水截輕鴻鎧則東
湖關鼙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壓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
角端象弭繡質誓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箠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撻輪馬則飛雲絕景直暑驕駒龍紫鹿
文的矟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
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幡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矣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
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
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辚于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旌旄繼乎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
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瓊珍茵幢幕幄攘璫帶珮不飾

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繡錦續組羈駢皮服 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元餕皓旰流光
左騎雄戰右攢干將形旅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鎔於是轔輶雲趨威弧
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露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剝滅 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
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鷺雜以星陳塞川原
而上下敵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飭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
淄守於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基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
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數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
萬粵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
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旣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燠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
軍政于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于末暉旣致戎於
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鶴梁以載揚詠伐擅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
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觀高掌于
華陽聆鳴鳳于洛浦 謂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
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
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于都
甸咸已振於秦闈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于河湄夕飲饑以倣袞旦出宿而言辭冒沈雲之曉藹迎素雪之紛
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歎 增唐趙子卿出師賦曰莫高非天今生我
聖人聰明運用今不測惟神珍怪煙委而波屬蠻夷鳥狎而蟲馴粵若鬼方今獫狁孔狡固陰冱寒今陵我河
津於是按玉劒而憑怒輝金戈而雷震鴻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蒼麟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鬪作
笳鼓之殷殷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霓輪鳴弦者飛鴈由
其頑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遠巡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切豐流詠則梟獍懷親 趙

伯勵出師賦曰赫哉帝唐葉殷累聖神化無外鬼方獨迷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
凋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火色旌旗晝炎炎以彗日橫行有同于千里止步不過于六七
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待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効術受脰者實在乎國英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
之猖狂豈止埽一隅之陵亂陳山甫有征無戰賦曰皇威克宣彊敵無全始建牙而耀武終不殺而摧堅授
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戎夷而向化掉鞅而旋靜難以仁勝殘以德綏懷未及方資弔伐之謀氛祲潛銷詎
假貔貅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
敵無遺乘地形而動衆順天討以行師於是指出途而邊鄙革心授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懷而將順將血刃而何
有當其蘊龍韜以啓路馳豹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笑血滌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閭之威無逾
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橐弓矢陳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
不被而擴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諮詢授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
師也以勝殘為心以除暴為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贖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今俯而取始天聲
乍發闢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霑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葦食壹漿將爭先以邀
路錫黃者父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撻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貞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
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歎歎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爲陰濟濟烝徒
一以貫乎睿旨顥顥唯類咸得涤其煩襟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翦屠如
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草木之心寧慮曠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邢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
于上帝祈發生于下土龍旂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送霑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之爲心所
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
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

贈推唐柳宗元獻平淮夷雅曰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鬻甚毒于醒狂奔叫呶以扞
大刑皇咨于慶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撫汝克賜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

既類既禡于社是宜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顧顧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鄧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餉載闢載拔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譙說化爲謳吟又曰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憩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憩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復厥刃王卒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乘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迤

周頌漢楊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餫我輶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衝雞鹿基名超黃磧輕遙四縱所從莫敵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德鬻之筭慮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竇侯之征討驅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還降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于朝廷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猶犹旣攘出車以興淮夷旣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肩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蕩茅闕而不貢越裳簪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趨烽燧具舉挫其鋒銳走其守禦

增明宋濂平江淮頌曰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師見之千噤一龍似兔之

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殲此首首貫睛及顧仆若枯柳大慤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梁潛平安南頌曰際天極地無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迪于彝帝則受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奉若天命以征弗順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王師至止天開日晶雨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悅許國平倭頌曰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島夷匪茹騷我東南乘潮出沒倏如飈舉焚蕩處劉哀此士女乃命虎臣肅將天威仗鉞于征秉旄以麾先機制勝伏險謀奇媒弋梟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內懾天網四張覆披巢窟禽搜草雜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斯策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原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鼴自梁折葦爲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効闡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山樹銅柱於南極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咸塞表旣驅熊羆之衆兼秉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軼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屆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土將封而莫遂雖荷杕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剝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增唐柳宗元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曰臣聞負恩于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靈旗四臨氣滲皆散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

原露布唐駿賓王爲兵部奏破逆賊楊虔柳露布曰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綱不獲已而用兵逆賊豺狼有性梟獍難馴亂我天常負其地險峰危東馬路絕懸車臣遣劉會基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高奴弗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孫仁感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楊虔柳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肆蚊蚋之羣彌山滿谷臣遣令狐智通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李大志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

夫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突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殲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克雖拔泰山墳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濱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元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觀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灑埽羣寄父櫛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增唐柳宗元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必有以饜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殷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棄于其人外棄于諸侯從而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三者大備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詞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鐘鼓作焉侵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武功部七

軍容 攻戰 兵勢

軍容一

指駕縣彭彭

四驥翼翼

詩大明牧野洋洋橫車煌煌駕彭彭又采芑方叔率止乘其四驥翼翼路車有牷

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魏高貴公四言詩泛舟鳴艘屯騎千營

又采芑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清人在消駕介庶庶

人所用也

傳元魏德頌戎車萬騎

逸驥千羣

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幡蔽野堠塵連天紅鼓之聲聞數百

里陳琳武軍賦百將罪于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于戈森其若

彌塗班固封燕然山銘曰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轔轔路萬有三千

毛揚雄戰羅鋐左思吳都賦羽族胡馬駢足戎車齊輶曹象弭識吳都賦羽族雄戰羅鋐左思吳都賦羽族

又采芑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草車千乘長戟百萬左傳大蒐於紅草車千乘應

陽檄文長戰百萬胡騎千羣

元戎十乘屯騎千營

六軍駕彼四

原四牡駿驥駕彼四

原四牡駿驥駕彼四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菽雖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車萬騎千羣

軍容二

武功部

軍容

兵勢

增軍容不入國

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則民德弱

軍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陳琳武軍賦整行按律決敵楊柳春

旗一色

庚信馬射賦序于乘高動萬騎雲屯施豹首金腰虎頭獵震沛利紹

一色

芝蓋同飛暢仰共春旗一色佈

李廣西都賦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

源笑曰有其表耳因引鍾鼓屬晉源曰脚望深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

甲開魚照水

許澤詩水旗驅虎擎風源曰脚望深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

源笑曰有其表耳因引鍾鼓屬晉源曰脚望深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

源笑曰有其表耳因引鍾鼓屬晉源曰脚望深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

將兵擊趙王王鎬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精兵人馬鎬甲飾以組繡千金銀

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

動德威馳其衆矣此汴宋儻販兒徒飾其外耳不足懼也其馬鎬甲飾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鎬仗皆如馬

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

而愛之當懃以往取也

望若林立

武備志余玠至嘉定王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

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固障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羨望若

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玲自若也徐徐令吏以差次班賞

明耀日月

沈自卯指西大捷露布雖戈畫戟耀

煙朗乾坤而再觀

戈迴白日劒薄雲天李德裕紀

徒飾其外又周德威傳天祐

徒飾其外又周德威傳天祐

兵勢一

山布星陳

陳琳武軍賦整行按律決敵

楊柳春

原動天地

若鬼神國語吳王會晉於黃池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子振鐸勇

盡應三軍皆譁如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駕不出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

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神之無蹕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發機

勢如轉圜孫子兵勢善戰者其勢如轉圜石于千仞之山

攻如河決

攻如電擊三略軍識曰良將之統軍也戰

如風發如河決

孫子云將者專命

氣如飄風

氣如通雲淮南子云氣如飄風聲如雷電誠橫踰而威

千里

總帥六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

氣如飄風

氣如通雲加敵人此謂氣勢

如通乘風附景

震天駭地蘇武答李少卿書當子絕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雄崇風附景不

如通乘風附景不

如通乘風附景不

騰波流

雲行風動揚雄長楊賦雲合雷發騰波流機駿疾如奔星

兔走鳬舉

鶴下鷹擊呂氏

凡兵欲急疾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

轍車死沒之地矣桓範簡騎論退輶下鷹擊詳騎

而捨欲墮其克必矣魏志陳琳曰將軍龍驥虎

斧伐朝菌風振秋蓬說苑塵蕪等以伐朝菌也何法

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爐以燎毛髮

陸賈與論若衡風之推括枝烈霜之委衰草

如山壓卵似雪投湯蘇武

泰山壓卵也後漢書鄧禹曰以

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以雪投湯也

張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諸葛子云鼓洪爐以燎毛髮

千鈞壓卵唐子云滴露凝霜以燭遠馬采勦風

泰山壓卵也後漢書鄧禹曰以

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以雪投湯也

張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諸葛子云鼓洪爐以燎毛髮

駭轔噚噚

哧咤彭顛陳琳武軍聞云驕蟲曾蠶蠶心懼耳又云

皆破竹

建瓴晉書杜預拜湘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時

東軍會議或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呼來冬候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林陵所過城邑莫不東平李筌太

白陰經夫善用兵者以優勝以地強以謀取乃勢之戰人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

乘五勢

蕩四海虎鈞經任勢篇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率

新勢三曰緩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爲大功者也淮南子兵略訓

衆聚不虛敵兵出不徒歸唯無二策

無守城矣却河流振屋瓦屋瓦皆系秦軍鼓譟物兵武安屋瓦盡振詳攻戰二

百道俱進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岳動川移疏陳思道云虎夫萬隊豹騎千羣骨勇肉飛風驍合北史周武帝岳山天柱之勢

使爲前驅岳動川移奮騎電激

百道俱進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岳動川移疏陳思道云虎夫萬隊豹騎千羣骨勇肉飛風驍合北史周武帝岳山天柱之勢

鳴翼以揚威小卯 路賓王露布五部材雄三河使少叱咤則江山搖蕩微則林壑飛揚舉 呼吸則海嶽沸騰上詳回夏景注 路賓王露布咄 呼吸則海嶽沸騰

兵勢二

原動猶風雨齊都賦五家之兵動 江淹云氣薄日月精變虹蜺若雷電 劍南後生風晴則左右擊電

奔越驚風又精遠擊電 子公異露布勢均
破浪于公異露布勢均 破浪攻若決河

席卷魏都賦刺剪方命吞滅也 席卷韓雲徹叛漢席卷虔劉

增左右擊電

原左傳曰凡師皆陳曰戰

增又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增又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增左右擊電

原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固而反則也

原左傳曰凡師皆陳曰戰

增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來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

穀梁傳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太公武韜曰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壑而守 又龍韜曰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

與戰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

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老子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

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盡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爭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吳子曰有四不和下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 尉繚子曰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單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又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荀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淮南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軌刃不嘗血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 漢書趙充國奏曰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蜀書馬謖傳註曰謖云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魏書鄧艾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唐書曰李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又曰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軍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 宋史曰岳飛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又曰高宗嘗問勝敵之術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遼史兵衛志曰每軍行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咸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餉餉自費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強也 許洞虎鈴經曰襲虛之術有二曰因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攻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

攻戰二

增左傳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侯弗從戰於速祀敗績

原又曰齊師伐我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刿曰未可齊人三鼓刿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刿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增又曰晉侯將伐虢士萬曰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又曰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

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餗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邑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貞自仞以伐庸遂滅庸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閿與趙惠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閿與五十里而

軍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發萬人

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又曰秦王齧攻趙趙使趙括代

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齧爲尉裨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趙

軍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後漢書曰建武初詔耿弇進討張步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

歸鍾城鍾城人空壁亡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先魯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改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

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救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即分三千人守

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示巨里城中費敢悉衆亡歸張步遂定濟南

又曰建武初帝使王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叛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軍奔過

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軍吏皆爭之霸曰捕虜與吾相恃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赦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乃開壁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又曰光和初黃巾賊餘帥韓忠據宛拒朱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因急攻不剋雋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撤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遂降 蜀書曰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屯於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書曰袁紹追曹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轎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騎至稍多或分趣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魏書曰魏青龍初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司馬懿進師淵阻遼隧懿盛兵出其南賊悉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懿曰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故當示無能以安之兩止晝夜攻之淵乞剋日送任懿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 又曰羊祜爲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有欲進誦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又曰苻堅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元爲前鋒都督諸軍事堅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元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唐書曰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陽賊帥周

摯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斂軍入召諸將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韓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又曰安祿山反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於是盡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賊史思明跳奔博陵又曰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時師夜起不知所之令曰引而東襲張柴磧其戍敕士少休會大風雪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雪甚城傍皆驚驚池懇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李祐等大敗塘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五代史曰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轡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鎣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蓋三日矣又曰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遂大敗宋史曰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除狄青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據邕州青兵大賓州頓甲令軍士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又曰趙方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可戰又曰建炎初帝如錢塘苗傅劉正彥反次臨平韓世忠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又曰紹興初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帝令岳飛爲之備飛趨襄陽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又曰

紹興中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抵順昌元未至城下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鉤士氣閒暇方晨氣清涼鉤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名山藏劉基傳曰時諸將奉太祖爲吳王以基爲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吾學編常遇春傳曰遇春性剛直臂力絕人比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相顧莫敢先登遇春後至上麾之前即捨舟挺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平

攻戰三

京勇氣

危事

上詳攻戰二速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四攻五良

六厲五衛

周書大武解云攻有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刑五良一取仁

又

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孔晁注曰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開言開此道以成攻又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導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孔晁注曰六厲爲治政也五衛皆所以成戰矣

因天乘地

從天擊地

司馬法凡戰背風從天氣背高從地勢凡

又

戰宜因天氣乘地勢也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戰闘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然人無所見九天者春在青雀秋在朱雀冬在白虎冬在元武四神爲九天其衛則九地也

因虛乘散

觀息擊疑

司馬法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急動而觀其疑惑而觀其治擊其疑也

擊虛

抱朴子云承陰以判勢陽五行之自然而從計約以審擊常背孤而攻虛

乘衰擊死

兼舍環龜淮南子云

又

孫子兵法云大兵行象水火之形避實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乘衰擊死

乘衰擊死

兼舍環龜淮南子云

又

又

又

又

又

孫子兵法云善者之動也當以生擊死以威乘衰司馬法曰兼

舍環龜注云兼舍者盡夜行也四面屯守謂之環龜

倍則分之

少則逃之

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則圍

九則克

五則敵

三則退

又

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東漢記云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于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平頭部喜曰劉特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

也

百戰百勝

七縱七擒

戰國策云魏太子自恃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

也

也

也

也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既得孟獲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

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去若折如此即定易勝耳

穰侯十攻

不疑十計

戰國策云

秦昭王曰

曹操攻柳城不下圖畫形勢問計策周不疑進十計以攻城城即下

也

也

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錯而不得傷者非素弱而驕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

攻炎燧四舉

王隱晉書桓玄爲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

一朝而拔

一戰而霸

韓子云吳起

也

也

陳琳武軍賦云炎燧四舉元戎齊營有小亭臨燒起欲攻之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任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完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

而拔之詳號令左傳晉文公謀霸子犯教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狄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徵成

釋宋圍一戰而
霸文之敗也

壽華之野

必谷之上

山海經云羿與饗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東羿持弓
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泓谷之上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鷹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惟能之
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鷹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惟能之

涿鹿之野

涿鹿之野

漢書項羽遭當陽君蒲將軍渡河殺鉅鹿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諸侯軍救鉅鹿

鼓聲動地

鼓聲動地

漢書項羽遭當陽君蒲將軍渡河殺鉅鹿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諸侯軍救鉅鹿

鼓聲動地

鼓聲動地

甘延壽圍郢支城夜過半木城穿平明四面突厥大起更喜高呼東之紅鼓聲動地

武士必死

武士必死

戰士飲血淮南子云勾踐決一獄不辜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

戰士飲血

戰士飲血

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

曹仁突圍

曹仁突圍

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

帶効挾弓

帶効挾弓

擂下壯士數十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仁亡其數人

以少擊衆

以少擊衆

擂十萬衆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載將士日大戰乎且遼被甲執戟

以少擊衆

以少擊衆

至權麾下惟大驚衆不知所爲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闊遼將

以少擊衆

以少擊衆

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以少擊衆

以少擊衆

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以少擊衆

以少擊衆

轉戰萬里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闕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車戎士除烏

轉戰萬里

轉戰萬里

轉戰萬里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車戎士除烏

轉戰萬里

轉戰萬里

死心與口誓將身死地轉戰萬里

死心與口誓

死心與口誓

與曹仁共攻關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

與曹仁共攻關羽

與曹仁共攻關羽

秉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晉書陶侃爲江夏郡守時陳敏作亂以朱伺能水戰

秉船攻之

秉船攻之

曉作舟艦偏乃命大船還據江口擣破敵前鋒銅水軍從沔與賊水戰

曉作舟艦

曉作舟艦

口左營人等以同伺望敵射之箭無空發

口左營人等

口左營人等

進攻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董賊銳進人情震駭時尚未食啖晉書陶侃爲江夏郡守時陳敏作亂以朱伺能水戰

進攻邢浦

進攻邢浦

強絕矢竭後繼孫子兵法云勝者之戰若夫積水於仞之谿者形也

強絕矢竭

強絕矢竭

春秋趙氏中山中人多力者曰吾丘鶴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不及遂喪戰場

春秋趙氏中山

春秋趙氏中山

擊無不辟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擊無不辟

擊無不辟

破鄆營動地注揚雄長楊賦碑轎轎

破鄆營動地

破鄆營動地

余吾遂獨乎王庭

余吾遂獨乎

余吾遂獨乎

衡車臨城中梯衝舞城上謂鳴諸葛亮攻都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大箭射之雲梯燃燒

衡車臨城中

衡車臨城中

人皆燒死後漢書公孫瓚使人畜書與子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

人皆燒死

人皆燒死

破鄆營動地注揚雄長楊賦碑轎轎

破鄆營動地

破鄆營動地

陳琳武軍賦其攻也則飛梯雲行賊間靈機

陳琳武軍賦

陳琳武軍賦

副校尉破鄆支脣沙漠馳余吾遂獨乎王庭

副校尉破鄆支

副校尉破鄆支

腦沙漠漢書陳湯爲西域

腦沙漠

腦沙漠

又云衝鈞體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轂樓

又云衝鈞體

又云衝鈞體

衛吾城上鼓角鳴於地

杖黃鍼秉白旄

乘素輿執白羽

尚書王左使黃鍼右秉白旄以麾林諸島

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

洞窟指麾三軍衆

德攻

義戰

子春秋無義戰

孟

軍皆隨其進止

取鄭

乘墉

遷舍

上詳攻戰一

下詳合圍注

凌城

環壘

齊侯親鼓士凌城安弱圓革甲寅

也雨戰

傳曰聲威盛志鼓儳可也言敵

人在儻嚴處未咸列可鼓而擊之也

忘身

懼貌

司馬穰苴曰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貌軍容也

無堅

疑衆

攻

堅城

吳志孫權征合久不拔張紱進計曰古之

嘗寇

殺敵

敵戰求殺敵也明和

圍閉

一面以凝衆心今圍之密誠懼并命死戰也

張三軍

成八陣

博我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諸葛亮

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

詩稱戈立矛

蒙矢石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閼伯實沈居於曠林

未慙注云慙缺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不相能也日尋干氏以相征討

漢王蒙矢石

謂吾退舍子濟而陳退速唯命孔子曰我戰則克

靡旗摩壘

矯翦控弦

傳靡旗摩壘而還刑法志齊

不鼓不列

必勝必取

傳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子魚

之衆戰必

鈎援以伐

梁麗可衝

上城者木

莊子梁麗以伐崇墉注臨衝車鈎援引

鵝鶴

鵝鶴節名也傳曰鵝

擇甲執兵

修陣固列

傳擇甲執兵固即死也

奔吳師

驅畫牛以觸燕衆

楚昭王田單

勦敵

銳師乘勝逐北斬將寨旗躬擐甲胄親授矢石

堂之陣

趙趙之夫決勝運籌

陷陣勍敵

敦陣整旅

被堅執銳功振七略勇冠三軍繼敵生

患違天不祥

率烏合之師列魚麗之陣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救

畫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

龍

韜潛定拔轍之奇謀

烏陣臨高起沈沙之妙算同得原於重耳信由是明

比克敵於荀吳義然後取

以白拈

正用寡固

以危勝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

寡固用眾治寡利煩衆利

許洞虎鉢經曰本闕

三面兵士令得生路

衆披靡賊辟易

孔帖馬璫從李先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

嚴爲備禦開闢一角

見少擊衆

遇勝則起

遇時不疑

龍韜太公曰未見形而戰難衆必敗善戰者居之

雄用兵三十年未

見少擊衆

失遇時不疑失利

動九天

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又曰善戰者見利不

後時反受其殃

鈞百步一突門

門有行馬車騎居外觀士隱伏而處擊至使我輕

卒合戰而佯走令我

城上立柱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得走名曰突戰敵人難衆其將必走

戰國策范增說

秦王曰王不如速交而近攻得

七遇皆北

八戰皆捷

上詳攻戰二

唐書高崇文傳曰元和中劉闢反詔

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

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

崇文號兵討之鹿頭山南距成都五百里扼二川

之要關城之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會雨不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騎高霞寓鼓之士拔線上矢石如雨擊死士卒而有之下敵鹿頭城人可頤數凡八戰皆捷禽關刻石記功於鹿頭山

迭戰則久

能忍故勝

司馬法曰

迭戰則強

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

以兩敵共對唯當思之彼不能忍我能思是以勝耳

以重

行輕

以銳當騎輕

吾學編李文忠傳曰

吳將李伯昇寇新城文忠未至新城十里營龍潭新城守將誰

未戰輒退

賊勢益熾

莫若與戰遂下令曰

彼衆而驕我少而詭以銳當騎可一戰擒也

堅壁不行

閉營不

人間道

百衆寡不敵且避賊鋒俟大軍

文忠曰以眾則我非彼敵

以謀則彼非我敵吾

出廣都拔之乘利進成都

江爲營副都督江爲營副將劉尚

不得相救漢戰敗

開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

使煙火不絕夜衝

救援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教兵至布身自

上詳攻戰一

五步乃白

十步乃射

魏志曹操計呂布於濮陽公孫述

使別將劉尚合

下詳攻戰二

搏戰自旦至日昧數士合

相持急擗

幕陷降典韋先占

將應募者數千

人皆重末兩

鎧奮撃但執長矛

撩戰西面又急韋當之韋謂等

人曰雲來十步矣

五步乃白等

人懼言窮至矣

韋手持十餘

大呼起所

抵無不應手倒

一北史蔡祐傳曰周文以祐功授平

東將軍從戰河橋下馬步騎率左右十餘人

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圖之十餘

重祐乃擊

弓持滿四面拒之東

魏人乃募厚甲長刃者直進取祐

可十步祐乃射

之中其面龐強而倒敵乃却

八部

並進

萬矢齊發

上詳攻戰二

宋史王德傳曰

經興元年德平秀州水

賊邵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

青軍大笑是古也可

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

馬操戈

南史王鎮惡傳曰

傅大將軍她讚守

皆反奔賊衆懼焉青自縛請命

懸布援人

被髮入陣

壁立吳將賈恭

慕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

其地爲新都郡見武備志

東晉記事云秋青與西賊戰每戰帶銅面具

披髮出入行陣

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下詳攻戰二

大校王載少

王三失措遂

大愧服

五代史張歸霸傳曰

張諲安孫

王方士

示弱而驚其

其馬而

舉矛注矢

環壘剝斬

王氏彙苑安孫

山督戰急

何思德白士方

使使

梁大祖從高丘

望見其壯士

後者陳利

矣矣問以叛

必降祿山

唐書吳武陵傳曰

吳元濟

叛武陵遣以書曰

平虜元禮曰中

永視賊過兵不顧

何也

唐答曰方戰

賊爲我實

擊度何怪

元禮遂出

戰以敵

以見休

相中良久顙

麾下曰向

公來召殆

於斯還

軍示弱

閉壘示怯

唐書李光弼

守河陽周擊北城

光弼使

爲非元禮

守羊馬

城以流瀝主

將軍得書不悟

意光弼怒

使召元禮

答曰方戰

不及往請

破賊以見休

相中良久顙

麾下曰向

公來召殆

於斯還

關死有名無虜受戮乃下馬持刀瞑目直前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馘數百首摶過士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于楊行密密遣王景仁以步騎七千大敗之遂斬友寧時太祖方攻鄆州軍辭吳武陵上韓舍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公孫淵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

贊皇

一品集賜石雄及三軍詔曰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枕亢擣虛遨游刃永言勲勤豈忘于懷

五代史梁太祖遣子

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以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梁兵大敗

臨機制變

批亢擣虛人行書曰夫臨機

天又大風焚丹頰風揚塵奮擊甚觀彥澤問諸將咸曰兵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害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彥澤即上馬力也

戰樊丹

開圍以小利嘗敵以羸兵尉繚子曰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體可圍也凡圍必禦

奔北或謂本曰危救高安或謂本曰危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于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半濟縱兵涉水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之全諷營

擣斷其歸路

工即壘之圍

智

昆明之戰駕賓王為兵師奏破楊虔柳靈布曰五部材雄三河俠少

擒全諷

謀

智或生居無地尤工即壘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射洞股

復前一血城面不已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為寧朔將軍繞軍當長圍蕭衍將馬仙理直趨長圍

城三鼓奪崑崙上詳攻戰二武備志濃智高守邕州狄青擢崑崙陝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

具

五日擅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大夜宴從軍官三夜營軍校首夜樂

飲微醺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

乃出

數使勤勞宿客入無有及者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被之唐書王難得收京

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被之唐書王難得收京

師方

戰塵下士失馬難得馳擬矢著眉披膚鄭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號血雙面不已帝嘉之

復前一血城面不已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為寧朔將軍繞軍當長圍蕭衍將馬仙理直趨長圍

飲微醺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

志

調轉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楊沂中使統制吳錦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

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擊之

戰

裴土塞流而涉曳車塞門以戰或備志馬燧等也於渭濱田悅築城以守

被矣賊衆大敗橫溝野下流涉淺而渡也滻口與悅交洹水而軍孔帖帝特奉天庫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

候

京畿渭北篤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

避關竄攻西南掩東北司馬法曰凡戰擊其懾勢避其鬪

下詳攻戰二

晝揚兵夜擣壘夜鳴鼓旦寢兵上詳攻戰二

武備志尹

子奇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者賊聞之遠旦懼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轍擊城中

無所見遂休息廻與南露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岀衝擊營斬賊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

人

旦而戰見星未已夕欲雨起電則擊左傳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武備志時順昌圍已四

夜行三百里僅父子擊數萬人

武備志朱兆先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懸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光急息

持以爲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營竟止復聞吹罷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精疲益野

一日復行三百里數以大軍繼

之北軍驚走幕容紹宗降歡一騎還報奉叔已沒整嚴馳馬奮精奔魏軍覩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繫攬數萬人魏軍大敗

必勝而敵破明於進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宋史吳玠傳曰胡世將問喻所

制勝者玠弟璘曰璘從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

孫子曰攻不待衝隆而城拔淮南子曰攻不待衝隆云

祁山先攻兩翼次擊中軍

並詳攻二戰之策

攻則不足戰則有餘攻之我傷圍之彼困

武備志魏主欲與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以輕騎三

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又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

遣其將鄼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

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

雲云鶴唳風晨走苻堅於肥水

古聲鳴雪夜擒元濟於蔡城事

增六神爲戰主黃帝問元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辛甲申旬在弧甲午旬在冲甲辰旬在鬥甲戌旬在天

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也

原驅虎前驅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將熊羆狼豹鷔

呂氏春秋桓公良車三百乘

天下莫禁執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

之能禁之能禁

猶動而鼓葛命二拒曰猶動而鼓注曰猶旃也通旃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號令也

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也

血鼓音不衰又趙簡子追鄭師旣戰簡子曰吾

又齊晉將戰於革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

火靈虎前驅虎爲前驅嗜鷔爲旗幡以力使禽獸者

呂氏春秋桓公良車三百乘

餘勇注曰禁撃也旣獲其人潛師夜起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又楚子王使闢勤請戰晉

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戰於矯

矣詰朝將見已巴晉帥陳於革北晉臣掌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奔楚右師潰

之與晉戰之注云掎其足也

原掎角又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與晉於黃池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軍不知肥胡觸名

之注云出火滅火欲令晉軍不知其車騎本焉以徇齊墨曰欲勇者貴余

猛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蟲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知

之矣滅師將伐吳

原數戰則民疲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勝則主驕主驕則民怠此其所以卒

之福也其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勝則主驕主驕則民怠此其所以卒

木有不亡者也

臣然臣弟子衛摺等三百人皆亡者也

九設攻城之機史記公輸子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設攻城之機

吳王知所以拒我者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過欲殺

又孫臏謂田忌曰善

戰者因其勢利導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原威加海外尉王卒之卒其次殺其十三

吳下伐其十一名殺其半者歲加萬人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

萬人齊刀又曰凡兵制必先

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百人之闊不如百人之奮也
人盡閭閻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萬人盡閭閻則萬人盡閭閻則千人盡閭閻則民可以用矣

兵冠諸侯書

百羽大破秦軍殺蘇角窮王驪涉間不降自燒死是時楚兵冠諸侯也

軍士皆恐乃使子往

漢書李廣爲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乃安

驅猛獸以助威

後漢書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書吏

莽時有長人巨無霸三丈八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式自泰漢直攻弇營與劉武等合戰弇視武等鋒交

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障於東城下大破之

因半濟薄之贊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賊棄其車輦重奔走漫河壘因其半濟薄之

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

原以地道襲

曹操以土地道襲操以長整拒之

守鄴曹操擊堅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漫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疾瘠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內應開安門內探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穿中橋門柵門開入者皆死漫

武嘉之追贈後漢身自搏戰

魏志云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北征烏桓示必死水門衆少不敵水輪辟朱彥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

將軍郡縣爲立祠

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中數箭意氣甚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先登江表傳與韋忠至謹重常立待終日夜宿帳左右

先登名冠三軍好持大雙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號曰帳中壯士

總擒虎之勁卒徐幹從

增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杜預造牙門定周旨伍

襲樂鄉吳都督孫敏震恐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敵

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審敵而還軍中爲之誦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實戰于呼嚙洲於時叛兵數千盡竇寶兵甚盛而靈寶懼有敗衄常深輕

抗拒勤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作

創於敵側故其衆莫有鬪心殺軍乘風縱火盡燒爭先靈寶大潰

軍周訪擊之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戰將公領中軍

軍

曹先攻左右凱勇冠三軍訪甚惡之

自之陣後射惟以安中軍

作地道洩城中井異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

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

內薄登城

以汲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

督屬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謂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

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

夜及突厥並行

北史仁壽初楊素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退至夜及之將復

騎掩擊大破之

自是嘗無復雲庭

中流矢忍不言

唐書段志元從劉文靜拒突厥于潼關文靜爲參

騎不忍言突厥大破之

自是嘗無復雲庭

兵復振敗走與諸將略獲于稠桑

又開陵貌魁雄善用兩刃其長丈一揮殺數人前無堅

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

十三人破賊萬

又王君廟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謀勞之
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擊衆無有也

八遇八克

又上元初募猛士討吐蕃妻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後與突厥白水澗八遇八克

擬槍於肩叱刺其喉

又吐蕃盜邊與哥舒翰遇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地

下輪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輪工用槍追及賊擬槍

手挺塵擊

又李嗣業從平石國以跳疊先鋒加特進初馳白石路既臨步騎魚貫而前

拔汗那還兵輒殺刺其喉而騰高五尺許乃墮

帶甲食裹創鬪

又安祿山反瘞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暫出行部張巡乃屠其妻子壁城上呼朝畢賊衆四萬薄城巡

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逃伺隙

射馬擒王

杜甫前出塞詩射王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帝甲食裹創闖遂敗走

手擒

王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得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殺累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

飛鳥不敢過

孔矩果召見令殿前承馬挾矛作刺賊狀賜綽袍金帶

馬馳突厥反攻杜佑於泗州卒謠聞之掣舟趨泗口賈賊柵以入怡喜曰

矢集身如蝟

唐書李先頤討蔡大破賊時曲初賊最壓其營

急飛鳥不敵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

挾矛騎馬

唐書王難王難

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持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議先頤失集

獵殘寇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

猛士蒙狻猊之象

得山者勝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

沿滻河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

獵殘寇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

駢戰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不捨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

山者勝因駢騎犯之建及以銀鏹軍繼進梁兵下走障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旦暮不可

正宜靜以制之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

戰閻寶曰彼障山上吾在之下尚能擊之之尤以高而利下不可失也及以爲然即馳而犯梁障梁兵大敗

深入不成功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

圍寇如坐網中破矣威於是三代郭威以諸將議攻鹿苑珂曰今三叛連衡推李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叛自

不捨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

正宣靜以制之乃偃旗作鼓但循河設火鋪番步卒以守之遣水

塞戰

宋史岳飛傳曰紹興十年飛駐郾城

軍艦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塞戰

宋史岳飛傳曰紹興十年飛駐郾城

領騎兵直貫其障戒之曰不勝

矢鋒雨集

宋史岳飛傳曰紹興十年飛駐郾城

先斬汝麾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禽搜草刈

沈括夢溪筆談西大捷露布曰禽搜草刈鳥舉

攻戰五

增賦唐盧照鄰戰城南詩曰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貪笳喧鴈門北陣翼龍城南彌弓夜宛轉鐵騎曉騁驛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

備甲兵魯有奇才將吞之於度內齊無良算詎得知其禍萌俟彼三鼓而退諒此一埽而平若臨穿拓獸竭海

斬鯨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橫比揮戈電飛激箭颺疾我鼓振兮其威初厲彼氣衰兮其律已失既而齊師敗績奔喪倣擾殺氣凝於空閒驚塵接於雲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涿鹿之師齊其陣而猶小

增論

唐杜牧戰論

曰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

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

爲人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不蒐練敗一不責實料食敗二賞厚敗三輕罰敗四不專任責成敗五宋蘇洵心術篇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又攻守論曰攻有三道守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兵出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劒閣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備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想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柯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絲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之左有谷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杜稷之安危繫焉其可不知此三道耶蘇軾孫武論曰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下之勢武未及也竊以爲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

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武功部

火攻一
火攻二
水戰

火攻一

原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首積當使間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三曰火輜輶燒重輶也四曰火庫當使間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墜入營中也六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因風燒而焚燒

燒燒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旦也日者月在箕翼翼轄也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世之屬也以火墜入營中也一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因風燒而焚燒煙火素具也先具鐵籠火替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也二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因風燒而焚燒煙火素具也先具鐵籠火替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也三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因風燒而焚燒煙火素具也先具鐵籠火替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也四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因風燒而焚燒煙火素具也先具鐵籠火替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也

增

按周亮輔纂孫子火墜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

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原火兵以驍騎夜衝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蘆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攻皆因天時燒旱營舍茅竹積芻穀置瓢於野豬鹿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聲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增隋書火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樓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世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續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增後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賊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原

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駐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頃之熛焰張天熛音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增

魏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增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原

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

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日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

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焚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今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术載燬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爲蜀右使馳往守之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爲碉房以自固序命軍士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餘人餘衆悉降

火攻三

燐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燐象以奔吳師

田單攻即墨事

焚橋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燧進營窓口與悅夾河而

已燧燒令諸軍潛師並道趣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比悅至樂兵擊之悅敗走燒

兵略纂聞曰明張文錦知安慶府宸濠來攻賊造梯數十四方二丈高於城

兵略傳曰晏州夷酋卜漏反

火獮

火徂

宋史趙彥傳曰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彥爲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圍

其山掘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爲城樹柵以守遁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黠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遇遭土丁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猛數千頭東麻作炬罿以膏蠟綴於膝背暮夜復遭土丁負

兵略傳曰昔鍾尹越象田單火牛江賦盧食含茅竹徑竇其上火燒發賊呼奪標猱益驚火燃炬猱熱狂躁

兵略傳曰福清石竺山多猿千百為羣成堵光動侵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阻窪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今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相鬪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猿震

地賊大驚駭伏發熾焉

傳尹越象田單火牛江

兵略傳曰昔鍾尹越象田單火牛江

原焚咸丘

燒浮橋

公羊傳公孫述事詳水戰

砲製地雷

得者駕爲異物聚觀傳玩者牆塹須臾發死傷甚衆

兵略傳曰大約類此

又製地雷穴丈許置藥於中以石滿

地而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數驚以爲神

海防川左編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之

兵略傳曰曾鐵在邊置慢火炮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時纔發外以五米飾之敵拾

兵略傳曰大約類此

又製地雷穴丈許置藥於中以石滿

地而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數驚以爲神

增車上盛灰

馬尾繫布

後漢書楊璇傳曰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海防川左編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清放雉尾炬

掣金汁砲

宋書杜慧度傳曰度爲交州刺史盛備裝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兵略傳曰金人有火炮名震天雷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噏

益火拒賊

曳車塞門

北史李詢傳曰：詢仕周還司衛上士武

風掣金汁砲焚其瘞合煙焰張天城遂破

焚

書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

唐書渾瑊傳曰：朱此兵薄城

戰

誰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

掘隧積薪

為桴寘薪

慎傳曰：路嗣恭討

哥舒晃以慎爲先鋒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

乃爲桴

寘薪焉乘風縱火賊潰不可計

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嵩嶺張疑燭炬於樹

山烽

行軍以斧維戰艦於河發矢不意衆高嵩嶺張疑燭炬於樹

城以斧維戰艦於河發矢不意衆高嵩嶺張疑燭炬於樹

宗精帛裝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焚羌莫不皆有李建

及重鎧執盾呼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賈精新自上流縱火焚梁船

建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

晉軍乃得渡致南城壞解圍去

燔煙如夜

唐書哥舒翰傳曰：安祿山反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東燒焱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殺

朱全忠遣龍師反翰與賊將崔乾祐戰

久不下全忠身往薄情河結壘朱瑄朱瑾

三分其兵攻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

急汗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

大焚其旁壠薰深天瑄等大北

輕騎焚攻具

唐書李密傳曰：宇文化及擒兵十餘萬至

滅唐書韓游瓌傳曰：朱此大治戰棚雲騎士皆懼

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火之既而賊大譖攻

燔

南雄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雜遣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博滿直出火其棚授薪於中風返皆燔賊氣沮

赴難諸將推游瓌

建功第一

火攻四

燔三十餘屯

唐書秦瓊傳曰：瓊字叔寶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盡明月煩惱委營過明月悉兵追逼叔寶與盧士信駐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二人趣其糧械拔旗幡數人營中亂即斬關納五百史吏

火焚三十餘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其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閭閻

縱火大呼

建塘傳曰：梁軍已破乘強存畜拏下博橋建塘率百騎爲梁旗幡藉其芻牧者

萬炬俱發

通鑑宋紀曰：南漢郭崇岳復夜叩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數十百人梁太祖夜拔營去

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

通鑑丁夫人持

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

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鴛鴦銃

張布政吉備兵府江以意創置

水戰一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引敵使寬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勢不欲戰無附於并故可敵不欲戰無附於

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

視生處高水高亦當處而其高前無迎水流恐激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

向水後當使高處也

之不當處人也若投毒藥也其水直灌漕人也若投毒藥也其水直灌漕人也若投毒

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恐半度水而逆流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水至此敵人上過水之衝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

先至皆爲絕軍

當待其定也

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轍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周賦其

水

杜氏通典

曰

水戰

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櫓棹篙櫓帆席綯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鶴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鶴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鶴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灘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

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人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陽

以爲捕魚而潛從

陽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城克之

陳闖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

帶枝葉爲筏施

拍音

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

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逐尅定闖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

衆

軍討之紇乃出柵

音

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

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

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

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

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

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旣敗銑衆莫不震驚

反

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

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增

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荆湘道

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

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覩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

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銑

士萬二千斃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張訓自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基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驚即斬師古

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渾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通鑑唐紀曰史

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
轆轤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
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謙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
不敢進謙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
板如急雨及鎖謙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謙自泗州
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
火船逆之謙命以長矛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傍出四五尺爲戰棚謙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刀
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曰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
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
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
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曰晉軍德勝爲南北塞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
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
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敎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閩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
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
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
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鷕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破之。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樂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騎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弇州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已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草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卒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歿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昇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裏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昇舟出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水戰三

增棹卒 篓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諸軍會別門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

公爲重而已彭以蜀兵盛不可違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別門之事一由征南

何如子胥答曰篓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驛騎也

油鈕 油燈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

樓船等數萬艘

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臺海波濤躍敵大驚掣牙舉帆執首油鈕滿且數里風浪捲聚一闊窄東無復

行水竄亟命火船環射箭所中煙焰隨發紅數百艘火不及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殊

之舟中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闔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十人

得張順張貴爲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郵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礮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

砲出江以虹塔爲識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

徑犯重圍博戰百里黎明抵襄陽城下水虎

水虎 南引蔡水以注之造艦船百艘遣精兵號水虎

於水城中南書高頌傳曰頌詩問過迺爲橋

水城大筏頌爲木狗以標之

揚灰 木狗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

北十里募民抵襄陽城下水虎

水虎 文獻通考曰吳越王錢鏗大舉伐吳以錢傳

以進吳遣彭彥軍曉泊拒之博嘗命每船皆載反立及沙戰於破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博嘗引舟避之既過自隨之吳回船與戰博壞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博嘗使鐵沙於己船而撒豆於吳船豆爲敗血所清吳人踐之皆僵仆

原焚浮橋

燒連船 撷漢公孫述任蒲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關樓上

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鉤船不得進

大敗周瑜與曹操遇赤蛇部將黃蓋曰操軍連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蜀蒙衡夾守河口以排擋而擊石爲砦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前董衡乘大舸突入蒙衡襲身以刀斷

兩頭蒙衡乃橫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灑屬祭曰今日之會斷經之功

晉王睿拜益州作大船連舫兩頭之盛自

古未有造船於蜀檮藏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丈餘間置江中羊祜獲謀知情謀乃作筏數十綴

草爲人令先行錐輒若伐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鎮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行無礙也

得上流用運船

楚司馬子房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克

晉陶侃字士行爲江夏太守詔賈臣以水車之使行無礙也

兩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千里而上拜買臣會會會

昌黎反詔專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使

駁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州西北笮水以通其道遣使者行焉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

成功用甚省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六帖曰初周師南征發齊船數百艘至楚北神之旬日而

壞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原樓船將軍 征南將軍楊僕

詳棹卒註下

南史卓曄傳曰嚴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

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嚴即遣之闢腦競發皆聽疊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或敗

城若破北侵放水一激急躡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城宗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

自轉式日臨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之衆潰死千數大眾退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

高岳慕容紹宗決懼灌水以灌潁川時有怪徵白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自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船

舍於淮汭又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南史卓曄傳曰嚴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

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嚴即遣之闢腦競發皆聽疊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或敗

城若破北侵放水一激急躡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城宗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

自轉式日臨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之衆潰死千數大眾退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

高岳慕容紹宗決懼灌水以灌潁川時有怪徵白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及嚴慕既效節敢死士得三死人被鎧

蘇設禪而嚴慕以牛革裹頭並研鏡還都嗣德等乃列艦於青墩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

及嚴慕以牛革裹頭並研鏡還都嗣德等乃列艦於青墩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顯德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

半其竹竿又以木髣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

南史李建

殿軍尚軍將軍

嚴敏微等不能制且互反攻嗣德駛驍將船研鏡仍牽其艦而還艦衆以小艦

斧其竹竿摩以鐵鎖文獻傳曰

德勝南城以竹竿駕船

刀斷繼 烛燒鎖

祖橫兩

刀斷繼

祖橫兩

炬燒鎖

祖橫兩

蔽川而下泊於濱泗又以船數艘載薪束風燒火將焚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

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引輕船急擊吳人既不能進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艘

蘇東坡赤壁賦船千里旌旗蔽空唐書蘇定方出左沮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死數十人

至熊津口賊江也兵定方出左沮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死者數十王師東潮而上舳

方將步騎夾擊之又曰顧將王曇等以舟師歸李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掩

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鎖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噪

息則出江有風不可動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則勿出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麾齊揚氏海餉賦後序曰紹興辛巳通亮至江先使二

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砲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反硫黃砲自空而下落

船人馬皆溺大敗之云八編類纂曰元洪範兵至屋山令諸將曰宋舟西船屋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

聞吾作樂乃退攻其北世傑以准兵死戰至淮上軍樂世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黑夜出山西李恒秉旱潮不能復戰俄以舟屬敵仆諸舟之橋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

兵入中軍

畫地

戰載繩渡江八編類纂曰元主命阿木劉整經略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諸軍大潰

地

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

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曰南唐池州人樊若水謀歸宋乃豫釣采石江夜乘小舟載經

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以濟宋主然之師南下以諾

水爲鄉導若水請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

列撒星棒

舉流星火宋史張貴傳曰貴既抵襄陽召文彊留

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棒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燒即燬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

駐龍尾洲以助突厥

擊文彊東下報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燒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

南方之事也

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

謂武功

真宗朝歲習不輕

機械拔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欲合則皆北兵也

益元兵得逃卒之告

凌波

宋史李光則傳曰允則爲獎州刺史時南北講和允則不忘備望歲僕事召署河武棹爲競渡號北人

遊船潛高水戰

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納請於沿江淮河帥府置水

兵二軍要都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都

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

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

海錄碑事曰句踐使樓船卒

水戰

唐書田頤傳曰頤攻趙鎮於宣州鎧出東溪爭暴漲以逸

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頤乘輕騎遂見擒

水客

海錄碑事曰句踐使樓船卒

黃頭郎任防遠異記曰鄧通以樓船爲黃頭郎

水客

海錄碑事曰句踐使樓船卒

木梯敵江

晉書王濬傳曰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船木梯橫江而下

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曰吾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船不從

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

旗旗敵空

舳艤銜尾

飛靈艦

海錄碑事引

吳都賦孫權

有行船人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謙請車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陽鎮惡所乘皆蒙衝

一舸宋書祖德之傳曰德之從王元謀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元謀既敗胡軍悉奔元謀水軍大縛連並全一舸餘

金翅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艦金翅等三百許艘爲水戰之具清河公即江神衝拔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空平乘

大船客貌雄偉陳人望之

塗黃北史賀若弼傳曰平陳後六年上平陳七策其五知風候號令兵略纂

櫂曰清河公即江神衝以黃與桔枝同色使陳人不預覺之

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戰船必先防海

水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

上倭船過之每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號令

以大舟勝小舟多購寫耳於是用舟

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惟失

上

一

車戰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詩秦風小戎曰小戎俷收五禁梁轔游環胥驅陰韁續

文茵暢轔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俷收禁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轔

錄然也游環以皮爲輪馬之背上游移前却引兩驂馬之外轔貫之而轔當其梁以皮五處束之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外出脅駕亦以皮爲之前係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驂驂馬使不得陷入陰擣軫

也軫在軫前而以接構倒捨之以其陰曠此軫故謂之陰軫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頭後係陰板之上也轔繩

陰板之上有續軫之處消白金鑿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頭不當於軫故

別爲二軫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轔也幅長也轔者車輪之中外持幅內受軫者也大車之轔一尺有半

兵車之轔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幅轔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驂驂是中驂驂是驂龍盾之合鑿以鰐軫兩轔服各兩轔轔

六轡在手上也盡能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衡也轔繩之有內轔納於轔故惟

古者轔繩內轔也直繩於軫前以係軫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車也

六月曰元戎

周禮巾車革路輶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條讀爲繩五就其輶繩以條繩之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以即戎

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關車之萃草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戎右掌戎車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輶木也六尺有四寸旣建而逃

者文於車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駕戎車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輶木也六尺有四寸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常

俗舉於車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

尺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五等箚近矛常有四尺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六等

又

惟失

上

一

車戰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詩秦風小戎曰小戎俷收五禁梁轔游環胥驅陰韁續

文茵暢轔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俷收禁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轔

錄然也游環以皮爲輪馬之背上游移前却引兩驂馬之外轔貫之而轔當其梁以皮五處束之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外出脅駕亦以皮爲之前係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驂驂馬使不得陷入陰擣軫

也軫在軫前而以接構倒捨之以其陰曠此軫故謂之陰軫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頭後係陰板之上也轔繩

陰板之上有續軫之處消白金鑿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頭不當於軫故

別爲二軫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轔也幅長也轔者車輪之中外持幅內受軫者也大車之轔一尺有半

兵車之轔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幅轔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驂驂是中驂驂是驂龍盾之合鑿以鰐軫兩轔服各兩轔轔

六轡在手上也盡能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衡也轔繩之有內轔納於轔故惟

古者轔繩內轔也直繩於軫前以係軫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車也

六月曰元戎

周禮巾車革路輶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條讀爲繩五就其輶繩以條繩之而爲五匝建太白殷之旗以即戎

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關車之萃草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戎右掌戎車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輶木也六尺有四寸旣建而逃

者文於車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駕戎車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輶木也六尺有四寸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常

俗舉於車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

尺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五等箚近矛常有四尺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六等

又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大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東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軍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澗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滑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漢書晁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李靖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

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鋒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令固自費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又曰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奸吏夤緣即日散爲郡縣掠民緝錢矣又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水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造其後彥圭卒得罪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驃絃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惟房琯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賊騎之陵突也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敵兵械衣裝有所齋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

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祚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駄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祚營圖四下椿繩營圖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十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列爲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落之稍近則步兵出轍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

車戰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音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文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鍛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軋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闢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注游闢游車補闢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軋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車軋車皆兵車名淳謂他兵車及廣軋共百乘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葛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主郡國車士 又楊璇傳曰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衆多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輿威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射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葦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

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為霹靂車。唐書房琯傳曰：琯將兵復兩京遇賊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燐牛悉憚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又哥舒翰傳曰：翰與崔乾祐戰以燐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駁賊掎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燐焱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關殺久乃悟。又李光弼傳曰：至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為燐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賊鈔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夏鈞

殷寅

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彭彭

鐸鐸

詩出車彭彭注：彭彭衆盛貌毛長曰彭彭，駕善走也。

求御

左傳曰：御伯將伐許，搜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叔撲軒而走子，都拔棘以

求御

逐之及大遠，及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驅致楚師，求御于衛，衛人卜寃，射大吉。

樓車

巢車

傳曰：衛人卜寃，射大吉，以樓車。

登諸

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又曰：晉楚戰于邲，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為壘也。

書馬

燧傳曰：燧為河東節度，便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

載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用完鏡。

載于

後

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用完鏡。

賜帛

綸

圖玉海曰：嘉祐三年，韋馮道、陳卿、尹元年、李絅言，步帛五十匹，又曰：建炎元年，李絅言步

於京

東西

路使制造，教習因繪圖進呈。

周元戎

泰小戎

周曰：元戎，先良也。又夏侯豐傳曰：元戎，諸侯謂之小戎。

擗車

徒

周禮春官車犧掌戎路之革，廣車之革，闢車之革，謂之革。

追項籍

至東城

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置監定

樣

車，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或謂王在軍所乘也。

廣踏

橫陳

之車也。闢車所謂補闢之車也。

如意車

太平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創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鐸，大檣數十垂鹽幕，軸澤每二人推轍，可容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疑。

下見後沈

度大漠

救烏孫書，矯傳曰：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騎五千，步兵五萬，車騎三千，遂

括論籍

民車注

能近下見後沈，度大漠刊石紀功而還。

漢書宣帝本始二年，當陽縣有大塹，刻石記功。

之鱗介

太公六韜

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文獻通考引宋之鱗介，亦一車也。

左廣右廣

大偏小偏

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許偃得右廣，養由基為右廣。

右彭名御，左廣居蕩為右。

杜預曰：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吳淑請復車戰曰：用車以戰，亦一車也。

兵車不式

新曲禮

兵車不式，謂之兵車，既安如輪，如

之鱗介

太公六韜

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文獻通考引宋之鱗介，亦一車也。

戎車既安

兵車不式

謂之兵車，既安如輪，如

胡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一

武功部

車戰

周易

卷一百一十二

車戰

載百夫長 依八陣圖

牧皆武王戎車三百兩注兵車百夫長所載晉書馬隆傳曰隆擊鮮卑樹機能

於車上轉戰而前行于餘里殺傷甚多遂平涼州

雷轔蔽路

北周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轔四分雷轔

下詳上兵車不式注

鄭伯禦戎

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葬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

以殉為五陣而相離雨於前伍於後車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又以

隱公九年北戎侵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輒我他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遠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以車為營以車環整

史記荀卿傳曰青出塞以武廟車自環為營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

馬數萬來攻其營之遁去

方軌徐進步騎相參

戰南史宋武帝紀曰帝伐南燕以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

參與鹿角

楊璇制車

宗澤造車

漢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守時車數十乘以繫城軸中者四十有四每車

為方陣五計十人

起發石車獻拒馬車

晉書陶侃傳曰杜弘與溫邵劉惔反或勸侃而任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越曰自始

侃追擊破之五年郭諤獻所造拒馬車

鄭丘緩推車

齊高固乘車

緩為右齊侯不介馬而駕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

合荀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越曰自始

桑本焉以猶齊曼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吳淑請復古法

沈括論籍民車

上詳車戰一

宋史沈括傳曰神宗時大籍民車指

國李靖用偏箱鹿角以擒頽利

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今之民間轎重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帝喜遂置

用偏箱以擒頽利

乘左廣以逐

趙旃上見沈括論籍民車註

左傳潘黨既逐趙旃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屬蕩博之得其甲裳晉人擇二子之怒楚師也

逆之使純車

車戰四

增作尅殷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三十乘以歲歲作尅殷左傳曰殷二十八年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韜鞬

備先驅申驅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晉侯伐衛先驅申驅亦廣於壯大殿注先驅

也革者兵車革爲軒衡輶於朝野注無兵車也

四輪革車

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爲四輪革車高出於

作役法以寓兵政兒之黠者使詞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

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罿械蘆

機日以十車後於官竟十日而代

武功部九

守備
軍門幕府
拒守
險固

守備一

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害廩毀折而入保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而當百而當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馬小障也
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爲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

將嚴兵繕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屬兵按甲邇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又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又王鐸傳曰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爲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進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爲要害於彼爲害一夕引去通鑑宋紀曰張雍知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又曰龐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辟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還鋒務爲不可勝以待兵畧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刦據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塹緣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又曰弘治間王鑑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掠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極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又曰李鍾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湖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彼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鋪
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勲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
積石漫衍守截為難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
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
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瓦屑填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
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
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
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其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璫實共謀之
公廉知先縛纏頭一鞠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為河南杞縣教諭抵官
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盡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劒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
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為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
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
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

傳鄭玄子產授兵登陴守備也

廣注廣子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於鄉邊

漢書丙吉馭吏督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邊白狀

早圖

自固傳蔓難圖也不如早

知難

思險傳魯具守備減宣叔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

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

避緩

之處當思念以處人

之處當

周禮謂夜守之

夜事

周禮謂夜守之遠斥候事

斥候

左傳周禮謂夜守之遠告於鄭人

申儆

左傳商人往高麗遇秦師

遠告

左傳商人往高麗遇秦師

聞櫟

左傳魯

持囊

左傳魯聞

持櫟

左傳魯聞

藏九地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陣堅刁斗以自衛

漢書

保未危

王曰守闕者備他盜

備他盜

王曰守闕者備他盜

增銅

筆談曰賊犯澧浦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廷朝守廣信軍

梁門

鐵遂城筆談曰賊犯澧浦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廷朝守廣信軍

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守也置屯禦

閱鄉兵

唐書獨
保置屯禦及傳曰及上疏請減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備不虞自可而害之此
又曰張鎧傳曰鑑出為濱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鎧圍鄉兵嚴守禦有

也治褒陸

積藁薪

又曰李廣傳曰帝自行在遣歲時張少弘口詔進歲中書門下平章事嚴受命拜且有

也謂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詔節用爲守計

守計

史既視事乃培城築壘實倉庫積藁薪爲守計

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圮因此廢守則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

孔祐

史憲忠加龍州刺史增序障徒客館於外戎牒無所伺

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靖次爲連珠砦並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

金

史強仲傳曰神守中京賊跋魯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肩謂之連珠砦

兵事曰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渠浮陽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淄州渠浮陽澗營壁官舍

渠答蘭石雷石也渠答鐵蒺藜布

砦契丹

遂解去唐書竇裕傳曰靜檢校并

州大總管請斷石橋以爲障塞

利突厥之入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

境設險守

國

周易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

云魏文侯濟河

中流而喜

謂吳起

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萬雉呼周池而成淵案文堪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椎

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

言城下池周統而大乃成深漏

鏘瓶瓶以慎之將穿城響作因

燒火薰之

後漢書王邑攻昆陽精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下負戶而汲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潘岳

汧督云敷固守孤城

獨當羣寇以少擊衆載難寒暑臨危奮節保全城

外懼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餉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古之善政也

有備無患

秦昭王部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做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東甲之虞

增請頓新亭

奏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廢兵尋陽朝廷駭

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縕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武道里曠遠故

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建烽墩道取鄜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

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足

由是戒備全輯

張良曰兵糧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冒地分屯春耕夏耘以資

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

造廩使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餉運吏無半盞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署暴閏曰

謂之

備預不虞

古之善政也

不戒而備

文有武備

兵以嚴終

設梁兵事以嚴終

思難圖易

備預不虞

警戒無虞

子書思其艱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天不假易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底羌叛敵唯狄道能

思難圖易

子書思其艱

明其伍候

伍相候望也

部

不戒而備

書曰惟事事乃其

天不假易

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子書思其艱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天不假易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底羌叛敵唯狄道能

思難圖易

子書思其艱

明其伍候

伍相候望也

部

不戒而備

書曰惟事事乃其

天不假易

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子書思其艱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天不假易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底羌叛敵唯狄道能

思難圖易

子書思其艱

明其伍候

伍相候望也

部

不戒而備

書曰惟事事乃其

天不假易

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子書思其艱

西節年修邊勤勞閭省夫役隨修隨圯竟無成功翟公曉委軍門聽用主事劉素督同各頭主客置邊官軍壯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堤防空艤板成臺綿布繩絡崖壁若金城容穿深險如天堑

墨子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謀拒之希言撫晏守條抗會不走依晏晏又曰顏真卿爲平原守安桺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雨增陴濬隍糾材壯儲備崇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懷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

八編顏真卿曰李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釋氏廣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譙寢兵罷斥堠則不欲顯爲其備也

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戰記詳改具東觀漢云耿恭在疏勒殺兵不至車師復與匈奴共攻恭命諸將還命諸將高壘以葬之不可拔還命諸將高壘以葬之唐書劉晏傳晏謂江淮租賦事至吳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微轉畧州縣聞要扶植自晉陵西走依晏晏又曰顏真卿爲平原守安桺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雨增陴濬隍糾材壯儲備崇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懷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

原城郭爲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師背鄭而合晉侯患之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彌節

原城郭爲固

史記

大禹既隱天下爲家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師背鄭而合

晉侯患之舅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彌節

開益頤尚

長王十四

武功部

守備

拒守

白檣 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擊煬

守似藩籬文選陸倕石闕銘曰以遷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邊勸四鎮百姓恐若狄仁傑陳曰陛下姑勸邊兵謹守備以遠待勞則

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頑頑之應淺入無虜獲之益

晝夜警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衆子儀名首惡誅之其支黨

猶反側時選調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

敵 占勳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爲滑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代易

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勳兵三千帝以爲才

河湖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廣開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鎗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

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項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觀城墻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 潘岳汧督馬敦謀序云秦隴之僻輩更爲魁旣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增文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櫓而外施窓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僵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文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疏 唐書陸贊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贊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溝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

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製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輒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博物志曰處士東里龐叔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冀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獲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光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驅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鎌以油灌之擲驅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堅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挺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挺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挺自臨戰陳人先聞其音謂不能抗拒忽見挺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挺軍守百日城竟保全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轔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解圍去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頽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頽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穢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瘗隋書李景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閭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唐書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擣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又陳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溝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又程千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闖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頭爲賊所執仰首歎諸騎走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裏以兒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溫氳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轡轔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胄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輒初不言痛會雲梯輶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

秦襄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襄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 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東陽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麾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鯛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鉅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縫城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柏膝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駕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襯以草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真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閹堵中約候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猺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劖爲之城城成而寇遁至躬冒矢石與民一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竹二交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竹以闔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錐鉤其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檠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募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筅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糞糞滾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增堅防門

創遏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堅防門而守之。八編類纂曰：元攻金洛陽，留守徵合日元兵，圍其三面，而伸括衣帛爲橫立之城上，車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數應大呼以懾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鎌，立之城上。車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數應大呼以懾子軍，爲號。蒙古兵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斬木爲兵

括衣爲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閼葛率眾入城，求斬與烏桓戰死，被獲者數十人，皆縛置木上，以爲兵，置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弊，燒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縱竄衆潰走，圍解。

下見上創遏砲註

鐵鎖橫江

老羅當道

晉書曰：吾彦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教不至，呸名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偏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城下敗之，任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高峻，多積器械以禦之。敵人城外，又攻車轍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柵，莫之能抗。孝寬即繩布爲慢，隨其

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垂，不能壞。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士彥傳曰：士彥爲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聞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

不相救。請於州龍之，聞更築一城，以相控扼。魏從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顧，不復省視妻子。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然後歸家。

私

金賞士

私產募士

三國典器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關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貪其戰士直開

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灘水久之火滅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士精馬始安

郡丞

大業

未盜賊起襲志領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

拒盜

蕭林上弘

屢攻之下遂固守凡二人乘

救兵

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

一無離叛史部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關海西甚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關射

楊婿迎勢

之曰神本

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鑒之思何以相遇

援兵

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條忽爲冰堅滑不能登

丹兵乃引去說遲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塌

兵大慶州

漢水灌城上條忽爲冰堅滑不能登

丹兵乃引去說遲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塌

天張益兵

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寡擊兩

崖壁引礮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環等攻之勿克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

下唐書宋宣傳曰初魏博韓簡東引兵突厥圍之

膳計

五代史張源德傳

曰源德守貝州晉軍整而圍之當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

節度使

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

貝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南史蔡道恭傳曰道恭爲司州刺史

持百餘日

前以損堅道

以持百餘日前後斬獲

勝計

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

貝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拒守四

拒守四

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拜曰爲殺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猶爲鬼與賊爲

增臂

臂血流而牙齒皆碎

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臂以答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又曰元和中郢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

國恩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又曰元和中郢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

誓與城

相存亡

又曰王廷傳曰廷爲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殺諸黨屠完以備賊賊至不

能加害

會大星直寢庭

盛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禦勝使東南國用所出而宣府吾親

既禍可矣

顧一方何損哉誓與

兵署纂曰正德間副使羅循知鎮國巨寇劉六等自南

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誠去

予擊鼓銳兵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

京流入境公多爲旗幟於江上堵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幕

予擊鼓銳兵

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逼建不敢逼

予擊鼓銳兵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

險固二

險固二

予擊鼓銳兵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

增易坎之彖

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戰國策曰蘇秦說

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饑北有棗栗之利

干寶晉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增蜀志

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韜與彥章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通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彥為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屯其山掘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為城樹柵以守遼軍不能進

險固三

周襟帶 咽喉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

固圉

阨險傳聊以固吾圉

東阨天險

百二十二漢書曰秦地得百二

二言秦地險固以備敗

唐書涇郡公孝

萬人當諸國百濟得十二稱兵以孝逸為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僞將薛克構曰超雄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雄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萬人當諸國百濟得十二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雄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唐書元濟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萬人當諸國百濟得十二

禦憑

背負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洛陽郭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

蜀左靖孟珙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原天地之險

金

湯之固上見險固一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至險東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輶

不爭險易漢書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輶騎

不得成列禮軍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東其要害

繫以安危

春秋傳

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藏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哩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晉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驍王鎭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泓據之則雖國也

形勝之地猶若使姚泓據之則雖國也

唐書馬連傳曰達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砦為東隍省守陴萬人

又種分環城樹以固堤

又曰達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善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達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為護柵

築壘護柵斷山浚塹

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壘塹以護三柵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入日而單車以度

河有造車之危

山有摧輪之險

守孟津已建軍號返光弼之保宣各先據

詩三月仰視安萬銓提兵萬餘相

登宣山浚塹為鄉寧節度使

四壁斗絕一徑尺許兵畧圓十餘里高丈四尺斗絕獨徑尺剖曲折而

河有造車之危

山有摧輪之險

守孟津已建軍號返光弼之保宣各先據

蓋以河有淮舟之危山有淮輪之險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誠實爲要害之郡
祐遣書教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擣之
宣王也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魏道經蕩氏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左傳沈尹戌曰勤
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忘危周禮負固
居安高危
不一姓是三殆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晉侯曰恃
而廢鄰國之患是三殆也
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謂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地藏險不修德政而鄰滅不修而馬滅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微司馬之對雖險何爲
憑洞庭者苗人亡恃巖邑者虢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去及尋鳥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義不修而馬滅之傳虢叔恃制
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爲
篤不以智險爲屏史吏
許歷勸奢先據北山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史記秦伐韓軍閼與

原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左傳沈尹戌曰勤
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忘危周禮負固
居安高危
不一姓是三殆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晉侯曰恃
而廢鄰國之患是三殆也
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謂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地藏險不修德政而鄰滅不修而馬滅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微司馬之對雖險何爲
憑洞庭者苗人亡恃巖邑者虢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去及尋鳥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義不修而馬滅之傳虢叔恃制
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爲
篤不以智險爲屏史吏

險固四

增江漢爲池吳書趙咨使魏文帝嘲咨曰吳雖蠻不
答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爲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餌之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又沈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通鑑唐紀曰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鄆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原幕府棘門衛青爲車騎將軍以幕爲府又以車轍爲門

軍門

牙門

傳齊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

人於險非勇也牙建牙也

蓮花幕

青油幕

與土倫書曰：庚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翰府爲蓮花幕。

增驃騎幕 安西幕 儒光義詩常思驃騎幕

李白詩安西幕府多才雄

參戎事

制中權

李端

詩幕府參戎事 高

通詩幕府制中權

帳口開安笑 曰朝

生可謂入幕之賓

故與廷芝合謀應汎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

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

偏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威式傳曰成式待父於

遺幕府人爲書因借未嘗不從衆爭取怪語

房元齡傳曰元

齡爲秦王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語

房元齡傳曰元

齡獨收人物政幕府

唐德宗烏鵲河隨人

清秦置幕府 杜如晦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泰王因表留幕

府從征伐常參帷帳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淮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 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嫁柴榮帝授河鎔以數百騎

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鎔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部士元詩寒月上營門 杜甫詩任環傳曰高祖討韓於汾晉環上謁

微雜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吳玠書訣別玠得

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師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革亦含節使去矣玠乃問趙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 賦與悉置軍門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

悉分士伍由是

家感發無不奮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

唐書符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蹤遠奚禽馘畧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芝取績之大

戰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珙獨孤峻爭間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像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 又曰李愬筠州刺史

幕府皆一時高選

輶門有光武旅增氣

劉賓客見

輶門二龍 又曰烏承玼傳曰開

俱爲平盧先鋒沈勇

孫惟門號二龍

軍門幕府五

增詩 唐杜甫詩曰輶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輶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門壓黃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輶門

權德輿

增碑 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增傳 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關輶門於大荒

增
啟唐殷文圭投知已啟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書音釋
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
敖等羅信陵君無忌招賢士盧右滿酒候羸朱亥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十騎營陣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繩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逆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颶數至可焚而滅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絃門

屯營二

晉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洛水秦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 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敵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龐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五代史謝彥章傳曰彥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環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壞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通鑑宋紀曰吳璘和尚原餽飼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壘折木梢爲弓以爲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柵樁。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明玉珍乃圍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爲屯長。弇州史料曰李文忠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遂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必我不可動。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誠爲將軍屯軍雁門

典畧珪固字白免軍屯犬丘有

飛狐偃月

漢書匈奴入

雲中郡上命

右背丘陵

易

不從邊禦死

右背

兵法右背丘陵

易

車騎將軍卒屬軍飛狐

吳志朱

夷使任度爲浮屠夜渡草經月壘

以藩相疑也

周禮營壘相次以不

右背

上次

前左水澤

易

法從左背水右背高

陸換

彭亡

漢志注

吳志陸抗遷立倚山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歸去更築完城圍普

法從左背水右背高

彭亡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東勝直追述大驚宿所屯營地名

彭亡縣之欲從會日暮其夜獨刺客詐稱亡奴來降刺殺彭

營不得立地又多少不可築堅妻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魏禍飛於杏城義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

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

敵鋒銳開之城全

忠固

朱全忠

唐志

辟設大鋪鉛架以

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由少來闢戰無如此快以

子六百

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駐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彭亡

大鋪

鈴架

通鑑朱全忠

唐志

辟設大鋪鉛架以

鋪以大守之嚴表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

有鉛架者境營設架挂鉛其上敵未觸之則鳴

亞

大兵於細柳行將軍之令衛青淮

有鉛架者境營而繩騎擊殺之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

天下奇才

魏志鄧艾年

十每見高山大澤輒覩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美焉

焉後爲將立大功

趙光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漢書樊噲傳曰王

亞夫

里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障

前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韓志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關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

敵所論此兵忌也陳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備備書到

子營

魏志太祖行軍諸營士卒皆離障觀徐晃

作營壘自守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又第五倫傳曰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

固築營壘有賦稅奮惲其衆引領持滿以拒之

馬赤眉之亂燒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休止

不結營部

野宿皆成營柵

又耿東傳曰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即候明要督有營軍陳立威士卒皆樂為死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東野宿皆成營柵

屯營四

增別營基時

潘安仁詩

君子營

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堡壁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埋懷村

孔帖白馬城詩李懷光自太原引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

果敗懷光甚喜

馬止營合

見屯營二

陣一

增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鈸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鼙

鼙車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鐸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

也所謂烏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

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

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

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乘獵散設伏投機

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驛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弊而勞之勿

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慾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

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

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

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灾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蜀志諸葛

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者舊說畧採至要為十二

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

水也雁行鶩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蛇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爲四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爲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搗習覩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大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旣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千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譖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紗諸道皆然更退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筭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旣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轍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輔見步時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旗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爲陳法遂以爲名在軍右者扶轍爲轍備在左者

輔見步時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太祖令軍人費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

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寡我寡不

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

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營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

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

畢入生死以之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

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陣而行賊不能奪兪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

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

死士爲雲梯夜縛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具矟獮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

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善師

違晦義弟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曰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軍嚴整敵望而畏之莫

左傳云晉是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卿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嚴軍而不陣陣不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七來

百里周書云陣有三衰一要不

四故一勝人必歲二取威信僕三人樂生身四教民所惡此七者博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

對韓子云

武王伐紂對之師起自黃鳥訖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討軍反走

魚麗

鷩鶻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東築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蔣子萬機論云魚麗鷩鶻冥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避

陣以象戰
之形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以狹而厚爲利陣令騎不得與相離遠左傳云衛諸侯

隕山而
為圍陳

背水

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四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

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

因山

版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爲陣曰破趙會食竟以誘趙軍史怪而問信曰置之死地而後存衆乃

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陣名

傅衛

公子朝說宋與華氏戰於頤丘鄭伯駕馬爲鶴其御願爲鶴皆陣名

無鬼曰鵠列

未學

立成

術也公漢書陳子平對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謂軍陣立成也

麗誰之間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史李牧爲奇陣張左右翼也

伐狗

傳楚以甲午晦嚴厭晉軍而陣注

晦

日又楚武王尸陳也楚始於此參用戰

條困大備耀兵有飛龍騰

鈞陳

積卒

水經注曰河南有鉤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榮縣有鉤陳之宿主闢以兵陣故通甲攻取之法以所攻

蛇魚臂之變以示威武

立成

術也

公漢書耿秉折以正不結營部連斥候有營軍陣立成也

鈞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

蠻

首

虞育其名八營引積卒連記曰積卒之象天也在房度西南

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

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

三星品連而相統

以爲左右前

勾卒

萃

車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爲左右勾卒注鉤伍相著別周禮車僕注曰孫子八陣有革車之陣

後四觀之局

堅

卒

水經注曰河南有鉤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

熙十二年高祖北伐韓魏人以數千騎

緣河隨大軍進止高祖乃遣丁財帥七百人及車百乘

玉海曰宋朝定元年郭遵與趙昊皆爲輕月陣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爲圖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俗所號耳

如何靖曰本固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縱橫

強名

詭設

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宜此

固地形使然凡兵不冒此五者豈可勝敵哉

術

數

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宜此

其旨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何義也

詭

設

也故詭設八名耳八陣也古人事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也

本一也分爲八路若天帝地黃虎鳥蛇八陣何義也

詭

設

也故詭設八名耳八陣也

而已和平

熊羆

鷦鷯

孔懿引獨孤及八陣圖記曰鷦鷯之鷦鷯鄭之熊羆昆陽之虎羆出圃以律我

乃北同鷦鷯陣

原四獸陣

三面陣

軍隊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元注曰以四獸

金陣攻之窮陣也敵人爲曲陣已以曲陣攻之

直木銳火

圓土方金

陣攻之窮陣也敵人爲直陣已以直陣攻之

我以方陣應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爲曲陣已以曲陣攻之

山岳之盤

漢書曰陳湯伐西域部勒行陳益直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

之

合騎之校

山岳之盤

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

箕張翼舒

羊羣大聚

張翼舒東京賦

云火烈具舉武士星數爲鷹魚麗其張翼舒案文選王濟注曰鳩與

向無勁敵所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鈴

云有達衛陣詞當陣備陽山亦勝絕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

無堅壘

堵壓雲覆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寬覆之如雲寬

陳琳武軍

左傳

御

而隨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左水澤下詳前

唐書康承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晉傳

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寬覆之如雲寬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

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

承偏之伍

方賈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牝左牡

王師為蟲

御

左傳曰越子伐吳

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而隨

山布星陳

也

也

陣四

增烏雲太公約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

龜東士卒百人以爲儀行百行萬人以爲方陣皆白常

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增望之如火

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水

墨四奇四正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

又出百餘騎往來駕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

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大形若魚鱗也

名曰營衛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連弩賦數絕

乘之營衛之乃使十乘爲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

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牧詩曰風前略橫陣紫翠分兩旁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當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甲擐甲舌出火

車東士卒百人以爲儀行百行萬人以爲方陣皆白常

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增望之如火

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水

墨四奇四正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

又出百餘騎往來駕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

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大形若魚鱗也

名曰營衛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連弩賦數絕

乘之營衛之乃使十乘爲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

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聚細石爲之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牧詩曰風前略橫陣紫翠分兩旁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當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蛇出平沙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則二廣失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論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墨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高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審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間胥四兩爲率屬之族師五率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帥屬之州長五帥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貟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

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爲可用

增論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間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輦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晉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條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爲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詞林海錯曰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色也蜀志曰

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爲先主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
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
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
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
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生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生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
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
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
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
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
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
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
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
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撻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陞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爲前驅
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兖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撥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

等初餘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餘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
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搜報知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爲實然遂遁去

騎三

京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感之二十八騎象二

畫駢

激電

又云百頓敗擒

白東方盡騎北西方盡騎南方盡騎其西

將軍中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

畫騎

傳休美正擇賦云馬如數電人象飛仙

能馳

善躋

上見騎一南子云云夫善躋

所好反自爲禍者耳

其勢

勇使虎豹

使

畫丘賦拔之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衛

增突騎童

增

突騎童

徒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巒郎兵逆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

死傷者

從橫丹還世

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唐書崔從傳曰王

連騎

重

程正請以五百騎

承宗請調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請非單使可屈次觀田弘

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

趨集士雄場使者

為陳逆順大節揚福之效音辭暢馬失朱衣直閣宗自失脚按二

游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達騎又程知節傳曰裴行儼中

流矢縣馬知節馳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追兵以乘掩之知節折其懷所追者乃免

騎又曰李密傳曰張須陀討翟讓李密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陀突厥騎之

通鑑注曰逼突厥遊騎之騎

連騎

游

程知節傳曰李密料士八千韓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比可當百萬

知節領騎之一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華

雄信以外騎營輕師唯信以外騎營輕師

百騎

千騎

貞觀初太宗

運善射者百人爲一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蕃宗又改曰萬騎

又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鴻下鷹

持赤幟著紫巾

擊便寇

破標牌

太公六韜曰騎者軍之伺候所以擊敗軍追擾道擊便

擊往如風發去古人善爲兵者掠遷騎卒

二千人持一赤幟從問道華山而望趙軍注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郡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爲兩薄皆著紫倫中熟練跨金銀鏗帶五丈鐵成靴

百騎

千騎

又曰兵志曰良

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

又榮終傳曰義兵起授總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飛騎

又如電發去之風發去古人善爲兵者掠遷騎卒

外騎

唐書兵

史記曰成侯公亮問賦不可當如何肯曰標牌步兵也當時則不能施

矣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韓仁舖端騎二千出誠後標牌爲馬軍所突皆不能注馬上戰連擊之遂

皆披靡智高

城遁去海錄碎事曰漢武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爲國之羽翼如

上

羽林騎鐵林騎林之盛頗注曰羽林之疾如林之多又曰西邊呼鐵騎子爲鐵林騎

又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象所舉

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刺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

下

如飛

左右爲翼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象所舉

又曰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刺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

又曰西邊呼鐵騎子爲鐵林騎

又曰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象所舉

上

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英雄記曰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始爲騎士

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爲白馬義從

史記

二十四騎

二十八騎

東觀漢記云節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

愈益親歸焉善騎射善技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漢書云趙充國始爲騎士

高攻赤眉賊不利更士散已盡焉獨與二十四騎還諸洛陽

詳集宿注

女騎千人

健騎數十

皆著五采鞶

詳上

左右翼

駐

柏鄉梁龍驥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識鎗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祠源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酒奮馳騎犯其

頭

懼乎雖吾亦怯也

源笑曰有其表耳

翌日歸吾廬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酒奮馳騎犯其頭

白馬扶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絕歎息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

百騎度遼

七騎破陣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僉犯其頭

衆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追至兀魯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敗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

人挾二騎

各俘一騎

弇州史料觀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觀

權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寧口兵畧纂聞曰嘉靖時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賦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可寡用乎呼馬奉葛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

丁巳

甲而鉤坐中軍之鼓下賦衆遙望爲寒恐遂去

增因騎置以聞

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騎快馬如龍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

黨聲前如鐵喝叫平澤中逐聲數肋射之

周齊每以騎戰

詞林海錯曰周齊每以

箭景勝雷之騎

記慕周海曰據拔山超海之雄駝箭景勝雷之騎

山動地湧

又曰雲龍鐵

動地湧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武功部十一

戊卒
軍期

靖候
斥候
召募

戊卒一

增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戊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黃櫞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烏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使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厥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取一丁爲兵戍之

戊卒三

原葵丘

樂宅史記齊襄公使連稱曾至父成葵丘
陽范蓋縣南七十里有晉樂彦輔宅周同十餘畝名爲成宅

成甲

成許詩云揚之水不流
東薪水其之子不流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表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幕無異蝶發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鋒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緩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增奏議漢書董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_至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齒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闕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廻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贊傳曰贊爲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朝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
鉄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
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處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冒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悅溫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間絕塞荒
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輒精又使去親族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
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又曰被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
軍說爲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餼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
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徒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
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
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
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者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唐書百官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
四夷歸化之事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
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方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築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唐書畢誠傳曰誠遷河東節度復修把頭七十烽寇不敢入。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捍薛仁果仁果陽言食盡遣高墻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謀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增烽師 烽子後周書曰字文貴性聰敏白皙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參問曰商人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參問曰商人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烽副烽子 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勤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辭轉牒

通道 平地置下渠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准臺高五丈下闊一丈

唐書王晙傳 曰晙上言突厥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陣行字日初夜放烽並謂之平安大

原崔寶嚴 种嵩去後漢書崔寶字子真爲五原守嚴烽候虜不敢犯元宣恩信羌來降服乃去烽火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

聞烽馳 雜志孫檮攻江夏太祖遣持書御史荀禹勞邊禹發所經縣兵乘山舉火權乃退也論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揚弓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

烽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燃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

禦寧節度 使斷山凌雲遼巖要地築烽堡又曰李元諱傳曰元諱山度隣右葉連烽備爲守備

動沙漠 列郊甸李白塞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露雲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陷沒烽候

公通於甘泉 減於幽陵長安匈奴大入烽火通於甘泉思信論曰政移秋俗乃卧鼓於邊庭滅烽於幽陵也

笑乃戎來 史記公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王懼繚博公子曰趙王蠶燭非爲寇也乃大笑後大戎來伐燕王舉烽諸侯以爲僞皆不至道

滅周斬

增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突厥染干爲羅闐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
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
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近耳染干大懼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月則舉
一烽至六烽具舉元

术與劉倪皆引兵至

請停烽燧

隋書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
畿內烽燧請停從之通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袁甫諸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也

式曰烽燧所以趣教兵也

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乘寒守烽

唐書元和中京兆尹李卿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

舉烽延罰金一斤八

兩故不舉者棄市

傳曰當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言河源當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

斥地置烽

唐書望憂怖熾均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闈廷

利煥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璫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頌

頌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患燧朕向惜金石聽於公哉

增烽候四

增一夕萬里

太平御覽引使關陽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

蔡謡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

鼓譟可遥見可逼聞百里

列炬若烽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

鼓之賦皆棄甲去其幕威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桔槔烽

丹鉛錄曰桔槔烽火也黑子作

殿千門立馬看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烽候五

烽候一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以相應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

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曆蓄屠鄉聚鎬軍遂搖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旣而果然

斥候三

舉幡

展旗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逆軍前十里內各案左右一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藏之處軍至轉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

三第二

諸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公主視察之高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進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遠展軍營見

旗展即知賊至

聽子

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

嚴謹鐵達兩雪并抑縣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放自防有警急

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無勿

令眠睡其晝夜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韓愈詩曰月黑探兵錯

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號曰部曲相保爲整壘木樵

海錄辟事曰凡備敵令

人枕空胡祿

附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警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聚據納者

示不相備一增游奕船

擋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南五路置游奕船掠解弓箭及諸江路者一百人置游

分爲兩番長湏在江路來往

遠史忠志曰遼制行軍有遠探獵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人

略不眠寢

具知情狀

周書

韓果傳曰眾性強記兼有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

揚知情狀有營匪溪谷欲爲間僨者累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累爲虞

候都督每從征行嘗領候騎盡夜巡察畧不眠寢

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趙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

騎首衣戴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營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

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

見前舉

未嘗遇害

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達斥候未嘗遇害

後漢書耿秉東休止不許候明要誓有營軍陣立成

珠連璧貫

唐文

溫三受降城碑

兵署纂聞曰王忠肅公節督撫遼東至即出迎邊起山海抵開原珠連璧貫千里相望

斥候四

增庵無

左傳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詳見陣二註

未嘗遇害

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達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

珠連璧貫

唐文

斥候

武功部

斥候

軍糧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斥候一
軍糧一

增太公武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烹杆一石當吾二十石。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驩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驩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

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併駕也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

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注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北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

敘糧

軍之要最僕雖在遠隔用不安足下特爲故至尊轉之過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齊

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餓殺馬驥而食之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

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遺

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

唐書李

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真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又婁

師德傳曰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車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韓滉傳曰滉

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幾屬當時賴之李嚴方屯渭北滉運米餉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混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

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從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龍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寶易直領府庫春軍資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物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齋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瀘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驃負糧糧數百駄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貟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潭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謙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草錄曰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黍為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為言遂罷之 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領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

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原盛

勉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

魏志杜畿爲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

景從

野餽

過秦論蕭

羸擣也言如影隨形

留姚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避遣將韓潛等鎭東臺同一大城號

宋家櫛道濟

掘芋

糧景從注

齊逆女宣伯師野餽曰餌

乃裹白堅軍資不與羈停義兵堅稱疾資不運軍糧主簿

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使陳川還襄國

歸根

糧

門詩乃軍食

軍儲

官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曰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使陳川還襄國

景從

野餽

從南門出入放牧追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

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今數人擔水偽爲疲極

胡成績久益懼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隨

景從

野餽

千頭運糧以餌挑約逃轉渴渴鐵之追擊於其是逃轉渴渴鐵之

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數其上及旦

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景從

野餽

煮鴨晉書載記曰單尚委城逃走遂克成都子時唯軍餉甚乃率衆就穀於鄭桓野芋而食之

三國典略

齊肅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會陳脩送米三千石鳴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徇人獲

景從

野餽

教率貸和市

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問出江淮陶說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半一謂之度量通鑑元紀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

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景從

野餽

原敵爲資

運爲最尹大軍入漢中運糧爲最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景從

野餽

粟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責

晉書之役秦輸晉粟也

景從

野餽

漢歸禹西征糧乏王丹

晉書孔淵爲新鄭長譚氏備乾糧收豆

景從

野餽

用市租

賦漢書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餐士賞賜決於外不從

中

景從

野餽

請主者主者曰

調兵食漢書晁錯傳曰上方與錯同兵食

景從

野餽

以小斛足之

漢書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景從

野餽

費居送乏食也

漢書樊噲爲新鄭長譚氏備乾糧收豆

景從

野餽

得數千斛復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糧太祖大喜之

晉書唐曰其智能今觀尚云

魏志魏太祖嘗賦庫不足從

中

景從

野餽

易乾甚

宋書李罕之圓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牛存節故事河陽知

糧板者

景從

野餽

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

漢書唐曰朱泚攻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竭時供御

景從

野餽

使自支度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竭時供御

景從

野餽

屢有禍患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鋏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晉書石崇木闌增以人體直於是水運便利

景從

野餽

武都奮擊羌先是逼糧逼馬負載噸五致一

通鑑引車船飛輶言疾後漢虞詡字升卿爲

鄧艾大積

景從

野餽

蕭何不絕

郎父字士載爲尚書郎大積軍糧

始讓讓不如蕭何

道吾不如蕭何

又表經軍河北軍人仰食東糧

蕭何不絕

部士卒卒食半菽無見

海陵爲將士卒絕甘

海陵之

周禮挈眷以今糧

楚莊侯自產

下詳分熟食注

上無食

下無食

異流馬以運

校乘曰轉轍度之柔不如海

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備而無害

仰食

又曰千里經糧士有

飢色樵薪後爨師不宿飽

注下詳輸皆粟

軍無見糧

尚書費繫云崎乃糗糧草屨也

病莫能興

困而猶鬪

行賚居送分少

下詳分熟食注

海陵之

增賦聞皆憚

兵得無乏

徒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光二州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

引程異自辟吳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檄取不與

稟取不節

又曰穆寧傳曰寧佐鹽鐵轉運率光弼也

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大亂

寧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李密傳曰寧素無

唐書開揚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攝

入州爲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謂當捕緝力給軍興

軍人無愁苦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州迄上黨圍急堵空乏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小醜勢易制

以爲諸將首不延歲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館餉窮乏

軍食豐衍

又南蠻傳曰詔天平軍高驥領四川節度使乃奏營小醜勢易制

而蜀道險阻要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

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稟取不節教廩之藏有時而賜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

儲貲給軍

出粟濟

上見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

徙梁洋積

取壽昌糧

通鑑宋史子羽聞之命孟珙帥二萬運米一百萬助禦軍儲

八船類纂曰

取奇贏贍

軍作漕艦轉糧

東擇主帥運者馬周萬挺才任租使帝即詔河東列州皆取挺度許以便宜挺

挺度遂下米臺副督

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過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

哉即詔繫時令

積米百萬斛

通鑑唐紀曰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賜軍之外積米

百萬斛

通鑑宋史記曰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

歲即詔繫時令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紀曰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賜軍之外積米

百萬斛

通鑑宋史記曰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

糧貨駁按

湘南侵策其必道施點以透湖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萬度使開郡城築壘卅重穿鑿三重壅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棲而居自冬涉春安

慶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錢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錢與職反先以參戴雜土築牆今聞

急乏每故淘錢以副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晉兄弟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死百餘人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

及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萬度使開郡城築壘卅重穿鑿三重壅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棲而居自冬涉春安

慶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錢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錢與職反先以參戴雜土築牆今聞

急乏每故淘錢以副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晉兄弟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死百餘人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

及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萬度使開郡城築壘卅重穿鑿三重壅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棲而居自冬涉春安

慶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錢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錢與職反先以參戴雜土築牆今聞

急乏每故淘錢以副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晉兄弟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死百餘人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

及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萬度使開郡城築壘卅重穿鑿三重壅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棲而居自冬涉春安

慶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錢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錢與職反先以參戴雜土築牆今聞

急乏每故淘錢以副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晉兄弟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死百餘人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

見日昇大喜日昇便為之至襄陽
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城不能過
者信之三日積穀十圍又曰李秉衡宣府時舊何邊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
雖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准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增荷葉裹飯書孔英傳曰齊蕭輶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高祖剗日決戰乃令

兵眾募聞曰敘諭郭懋守杞縣倉卒苦

無軍食下令城中戶各出乾糲一升富

約唐書韓佽傳曰佽還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

約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不忍遽斂百姓不知餓運勞

又鄭瑜傳曰瑜為河南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

上書以聞南主餉運珣密儲之陽程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餓運勢

傳曰齊映劉滋魏政叔論勸以屯難未肯安之者

莫先於兵與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輕易人

式玩兵不振耕土與草相催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

山樓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捍鎮江淮而劉晏果反

常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

教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曉軍其權譖類若此

運糧東馬之路

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頽蹊隧

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

险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衣絲綢食半茹輓漕所至輒留以

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

宋史高宗本紀曰經興元年初置

度百姓徵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中軍皆鼎司元候每言

軍糧五

增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增奏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鐘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唐書陸贊傳曰贊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羣

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冥者存聲固上者不慚馭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量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

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又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又曰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搏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贊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掣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價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勦滅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不至質

後漢祭形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耶山信初有嫌於彥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委以爲涿耶山彥到不見虜而還坐遯避畏懦而下獄免又田廣

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質

後引軍空還下太僕社廷年簿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莊賈

斬王恢

史莊賈後期獲苴斬之詳

告師期

責限

牒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也酒曲以抗光顏懇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

諭於時元月已卯帥夜起又李同傳曰同督戰至賊東王罕石雄橐鞬揭道左回不弛行

額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閹牒罕等恐懼期

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內顧失期

失道後期

武帝責楊樸失期內顧注內

失道李廣事

科敵

謁帝如期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又江夏王道宗

若神

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寃形勢險誤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開益頃西

卷三十六 武功部

軍期

宗族從軍

召募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東兵旁南山入賊
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便走間道謁帝如期
四年陳湯東烏孫兵不出五日雷解又曰漢元帝
永光二年罷西羌反馬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圖示渡漢欲待來年謂之棄曰已有定畫都
叔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註見責限牒

軍期四

曾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
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屢稱凡軍期申
費不及皆便宜從李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三年詔

不八日破賊

期六旬取潞

會召張浚還防秋禦袖小

目錄曰漢成帝建始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盜功

宗族從軍二

原書何遣

耿純率

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賓客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目錄曰漢成帝建始

原書何遣

耿純率

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賓客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率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

後漢耿純字伯山

目錄曰漢成帝建始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盜功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盜功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盜功

目錄曰漢成帝建始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爲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

名募一

增詩唐杜甫覽柏中丞并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
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層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瓊瑤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

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十爲五等。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官兵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

召募二

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又論惟貞傳曰性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閼旬衆數萬。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又柏良器傳曰良器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又曰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爲額。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兵畧纂聞曰毛伯溫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盜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

召募三

原伏飛

豬突

光武

時西戎反

募伏飛

射士魯奇

屢立功

宜受上賞

漢岑彭燒

燒事詳水

州有虜

隆請募

士三千

無間所從來

敢行

行之公卿

僉不許

降於王郎

反世祖令王

霸於市

人皆舉手

擲之而返

橫談

賞募

帝不許

降於江

淮幕

盜爭附

伏威

還敢死士五千

號上募

八編類

募曰遼主

自燕至陰

涼河

募達人

爲兵

軍使

怨於女

真號曰

怨軍

凡八營

募自宜州

者曰前

宜後

自錦州

者曰前

錦後

自乾

自顯

曰乾

曰顯

又兵

有乾顯

大營畿州

營

冀州

營

廣騎

山棚

唐書張說傳

時衛兵

貧弱

番休

者亡

命畧盡

說建請

一切募

勇強士

優

凡二

萬八

千餘人

召募

卷三百十六 武功部 召募

也。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疋徒。

涅面

無常皆趨懈，善鬪號曰山癩，權德與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官城詔可。

涅面

涅臂，又劉仁參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滻州，壁長蘆，築高基，悉發男子十五以上。

募勇士

平傳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開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募銳卒

平傳曰：王庭湊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櫻、魏駒、邢、陳、衆濟而歸，劫屯士萬人。

又詩

滑州，據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鎗卒二千。

募居民

史記：漢武帝時，募天下人烏合，置輜餉北。

給廩布

募孔帖引康承訓傳曰：屢勸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後樓都

募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鎮邪軍

武銳軍橫江軍

唐書周寶傳曰：寶以京師陷，將赴難，益募丘號後樓都五代史曰：閩王祖弟繼鏞，判六軍諸衛事，祖疑而罷之，代以杜乾運為帥。

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命荆湖制置司募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廄禁軍。

募牧兒

宋紀曰：紹興四年，詔江浙制湖十四郡，募汎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靖康中，以所領十郡沿江海州。

驍摶遇檢土軍充義軍

通鑑宋紀曰：太宗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

充扈衛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

充扈衛

通鑑宋紀曰：靖康中，以所領河朔兵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棄我，尚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

報仇募士

破曾載抹額應詔銳鉏首應募假朝散大夫使從軍

通鑑唐紀曰：明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

至父遣其子妻龜其夫皆斬首而就之，執以應募。

前

宜後宣前錦後錦前怨軍

通鑑宋紀曰：熙寧元年，募軍補廄，可用者

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準差以供給之。

兵器募

軍給餉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雖民兵計，洞營從便，宜輕議事，遂寢。

募羣盜補屯卒

通鑑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羣盜，可用者

募餓民補廄軍

曹華傳曰：華進據州刺史，與鄰比時，賊畧定濱河，華遂逐賊，斬二千級，復以其餘，又募羣盜，可用者

召募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齊云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救應俄有喧鳴而來者乃齊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引韓

文若召募二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

募數千將軍重而約嚴

唐書蘇頌傳曰吐蕃盜帝欲自將討之騎上疏諫止有曰若夫揮良

將軍重而約嚴連帥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善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麥豆六千里州縣安

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譏大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